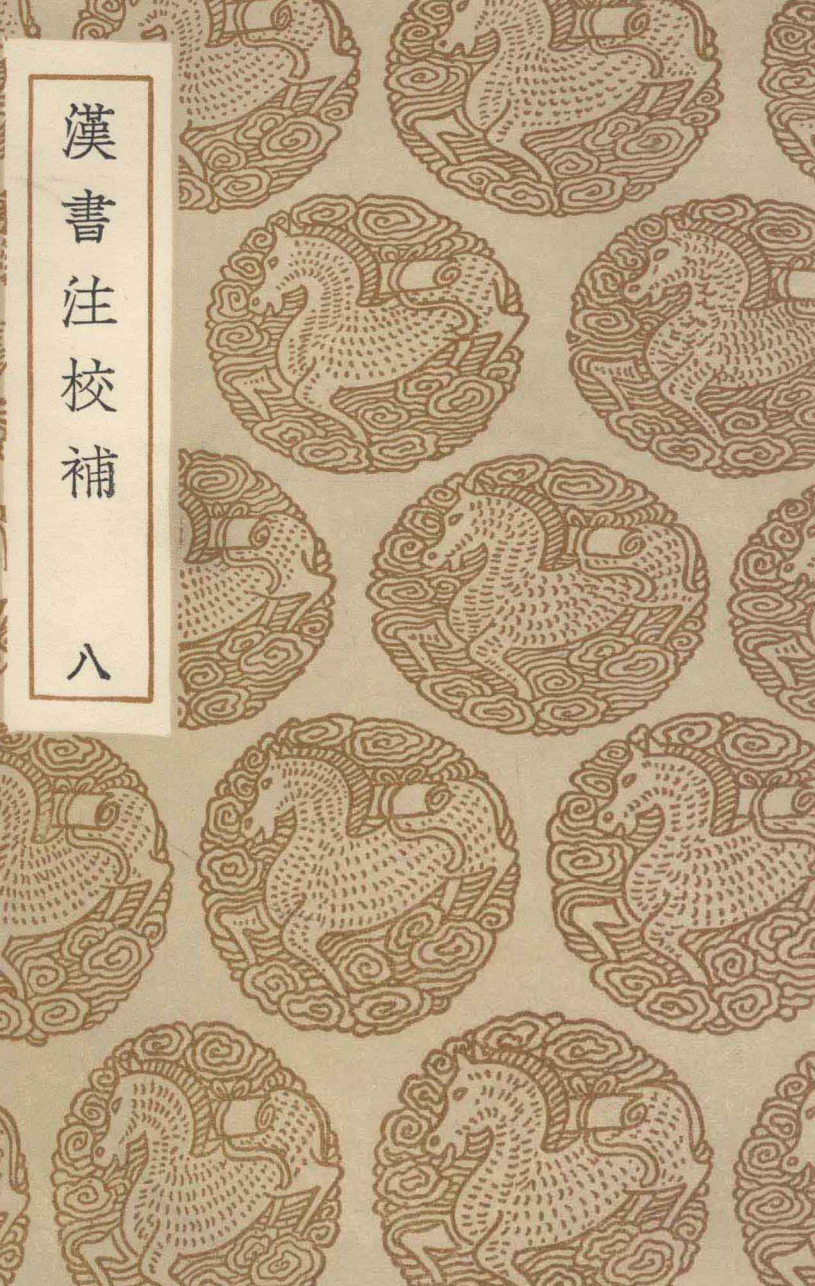


漢書注校補

八







漢書注校補

(八)

周壽昌撰

漢書注校補卷四十一

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

張騫漢中人也。

史記無張騫傳於大宛傳中詳之。

必更匈奴中。

史記注史經也。

立其夫人爲王。

夫人史記作太子。

單于死。

在漢元朔三年。

其俗土著。

卽世所謂居國也。漢時中國謂之地著。見食貨志。

出驪出菴出徙。印出熒。

史記作出驪出冉出印熒。無出徙二字。徙音斯。李奇云蜀郡有徙。

而蜀賈開出物者。

閒、史記作姦。

迺封騫爲博望侯。

博望、顏注云。取其能廣博瞻望。壽昌案。地理志。南陽博望縣。注侯國。水經注亦以爲卽騫所封。宣帝復以封王舜爲侯。顏注不引地志。但取美名。幾疑無此地名矣。然騫鑿空。

史記注。案謂西域險阨。本無道路。今鑿空而通之也。

樓蘭、姑師、小國當空道。

姑師、徐廣曰。卽車師。姑車一音。

於是天子遣從票侯破奴。

時從票已失侯。因此役更封浞野侯也。此應稱故從票侯。

宛中貴人怒曰。

顏注曰。中貴人、中臣之貴者。壽昌案。顏注非也。此言宛國中之貴臣也。不得以中貴人連讀。觀李廣利傳云。宛貴人皆以爲然。又云。虜克貴人勇將煎靡。可證。

故浩侯王恢使道軍。

李哆爲校尉制軍事。時太初元年。此處當先敍李哆。不然。後敍功授官爲無因。詣大將軍。

案此爲軍中尊稱。非眞大將軍也。惡賭所謂昆侖者也。

壽昌案。此班氏節史記語而誤者也。注引鄧氏云。河原出積石。不出昆侖。亦遷就班氏此語而云然。無論昆侖載在禹貢。爾雅。山海經。水經注。班班可考。卽後世考西域。探河源。無不以此山爲主名。安得云無賭也。檢史記本文。云惡賭本紀所謂昆侖者乎。上文云。其上有醴泉瑤池。下文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全不敢言之。蓋本紀所述之昆侖。卽爲當時言蓬萊神山神怪奇方者之所託。漢武求仙。邪說惑聽。故史公於大宛傳後發此語。隱以規之。今班氏節去本紀二字。幾疑昆侖並無此山。并非河原所出。皆誤也。

司馬遷傳第三十二

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

史記作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揚子法言重黎篇同。此作火正無北字。司馬彪序云。南正黎後世爲司馬。壽昌案。據史記黎當爲北正。據漢書當爲火正。皆不云南正。後書張衡傳。應間篇。則重黎之爲也。章懷注引國語。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人。知稱黎爲南正。彪之誤也。

司馬氏世典周史。

史記注司馬夏官卿不掌國史。自是先代兼爲史。衛宏云。司馬氏周史佚之後。恐或有所據。壽昌案。宏說不確。司馬自序極詳。豈得獨爲此說。

在趙者。以傳劍論顯。

何法盛晉書。及晉譙王司馬無忌。司馬氏系本。皆云名凱。

錯孫斬。

斬。史記作斬。

蒯贖玄孫印。

司馬氏系本云。蒯贖生昭預。昭預生印。

昌生毋懌。

懌。史記作澤。

談爲太史公。

漢舊儀曰。承周史官。至武帝置太史公。司馬遷父談世爲太史。遷年十三。使乘傳行天下。求古諸侯之史記。壽昌又案。孔融傳有云。昔太史公廷尉吳公僕射謁者鄧公。又云。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是則公非官稱。孔融說最早。尤可據。觀下報任安書云。

嘗廁下大夫之列。注臣瓚曰：漢太史令千石，比下大夫。

因物與舍，故曰聖人不巧。

與舍，史記作與合，不巧，史記作不朽。壽昌案：此兩語以韻叶之，似作合與朽爲是。此書恐因字近而譌。有子曰遷。

史記同。史通雜說篇譏敘傳不書其字，爲墨生之大忘。班固仍其本傳，爲韓子之守株，固爲遷傳。其初宜云：遷字子長，馮翊陽夏人。世遂謂子長字，不知所出。考法言寡見篇，問司馬子長有言，君子篇，多愛不忍，子長也。子長多愛，愛奇也。此前漢所述也。至後漢荀紀有司馬子長遭李陵之禍，後書張衡傳問間篇，子長諫之論衡，尤屢見不勝述。文選西征賦，李善注云：史記曰：司馬遷字子長，報任少卿書。呂問注云：漢書云：字子長。今史記及此書實無其語，或古有之，今本脫去也。

年十歲，則誦古文。

史記同。索隱案：遷及事伏生，是學誦古文尙書。劉氏以爲左傳國語系本等書，是亦名古文也。壽昌案：史公生於景帝後元年，距鼂錯死已十一年，錯於孝文時受書伏生，生已九十餘歲，孝文在位二十三年，計伏生當遷生時應一百三十餘歲，遷十歲誦古文，尙及事伏生，生不已一百四十餘耶。索隱緣泥古文必是尙書，故致此誤。自從劉氏說爲正。又考許沖進說文表有云：學孝經古文說，是孝經亦稱古文矣。更卽本傳考之，云：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不應獨遺卻受尙書一條。下

文詩書禮樂皆帶敍語。無一專指尙書。益知古文之屬尙書爲誤證也。且夫孝始於事親。至此孝之大也。

顏注曰。此孔子說孝經之辭也。壽昌案。說字衍。

四百有餘歲。

裴駟曰。案年表魯哀公十四年獲麟。至漢元封元年三百七十一年。而遷爲太史令。

博物志。太史令茂陵顯武里大夫司馬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壽昌案。當元封六年。五年而當太初元年。

太初元年。遷年四十二歲。壽昌案。太史公之父卒三歲。而公爲太史令。至是五年。是談實卒於元封元年也。

上大夫胡遂曰。

胡遂爲詹事。秩二千石。位上大夫。

余聞之董生。

董生之生。亦先生也。太史公視董相。自居後學。故稱先生。

受命於穆清。

壽昌案。於字爲語助。讀如本音。顏音義皆舛。

而十篇缺。有錄無書。

注。張晏曰。亡兵書。師古曰。序日本無兵書。張云亡失。此說非也。劉奉世曰。兵書卽律書。蓋當時有爾。何焯曰。太史公自序甚明。謂亡失與本無者皆疏。壽昌案。劉何兩說是也。考史記律書云。六律爲萬事根本焉。其於兵械尤所重。以下序兵事自黃帝顓頊以來。至漢孝文而止。史公作贊後。始作厯書。專言造厯之事。史公又作厯書贊。明是兩篇文章。不知何時併在律書後爲一篇。序目云。律書第三下。復以厯運厯術爲一篇。云厯書第四。及於竟寧建始年。則在元成朝。而其後文多未周備。雖是褚先生補撰。非完書。今宜取史記序目爲律書者。分爲兩篇。律書言兵。厯書言厯。而以褚補一書附載於後。則不致後人疑誤矣。

爲中書令。尊寵任職。

壽昌案。中書令爲少卿官屬。秩中二千石。視太史令秩千石。官爲尊。雖尊寵任職。究與黃門宦者同官。遷云爲埽除之隸。閭閣之臣。是也。

遷報之曰。

案文選此句下。有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十二字。

是以抑鬱而無誰語。

案文選作是以獨抑鬱而誰與語。多一獨字。無字易作與。又在誰字下。

適足以發笑而自點耳。

顏注。點。汙也。文選束皙補亡詩。莫之點辱。注。點與玷古字通。集韻音店。發笑。文選作見笑。

會東從上來。

他本作會從東上來。依此本爲是。

得竭指意。

文選六臣本指作志。尤本作至。

涉旬月。迫季冬。

壽昌案。文選六臣本作涉旬。無月字。劉屈氂傳云。太子召北軍使者任安。令發北軍。安受節。已閉軍門。不肯應。太子後上聞。任安坐受太子節。懷二心。要斬。考衛青傳云。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獨安不肯去。顏注云。安。滎陽人。後爲益州刺史。卽遣司馬遷書者。據史公書。當卽征和二年事。三年正月。上幸雍。故遷於二年季冬。卽言從行也。距衛青死已十六年。安殆以益州刺史入爲北軍使者也。漢制。會冬決囚。此云迫季冬。任安應卽於時被誅矣。似不得到旬月。從文選六臣本無月字爲是。

同子參乘。

同子者。趙談。遷因避其父諱而稱之。不曰趙同者。嫌古有趙同。恐其相混也。

目求親媚於主上。

文選注引毛詩卷阿篇曰：藹藹多士，媚於天子。壽昌案：此截引也。原詩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於天子。毛詩思齊篇傳曰：媚，愛也。

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

與陵同爲侍中官。

足歷王庭。

匈奴王之庭也。

張空拳。

注：李奇曰：空弩也。顏注曰：讀者迺目拳擊之拳，大謬矣。拳則屈指，不當言張。陵時矢盡，故張弩之空弓，非是。手拳也。壽昌案：文選拳作拳，胡克家文選考異曰：正文作拳，善注先如字解之，復引顏說，乃解爲拳字，所以兼載異讀。下李奇語，即顏所引，當作拳，不當作拳。漢書注可證。案宋楊伯崑臆乘亦以師古張空拳之說爲長。然左氏桓六年傳注：張自侈大也。北史辛雄傳云：軍威必張。唐書劉仁軌傳：戰勝之日，開張形勢，所用張字，皆振奮之義。要即振臂一呼之狀。且李陵與蘇武書：人無尺鐵，猶復徒手奮呼。徒手即徒手。既是徒手相搏，則拳不必作弩弓解。考周官六弓六弩，弓弩並用。玉海載漢制：弩則有弩將。射則有樓煩將。史記謂陵帥射士五千人。漢書謂陵將荆楚勇士奇材劍客，而彊弩都尉路博德羞。

爲後距。則五千人非弩將可知。況是時死傷略盡。所未死者。豈皆習弩。而有空弩可張者乎。竊謂國語已有拳勇股肱之語。鹽鐵論亦云。專諸空拳。不免於爲禽。後漢書皇甫嵩傳。雖兒童可使奮拳。以致力。北齊書神武帝紀。縱無匹馬隻輪。猶欲奮空拳而爭。凡皆言拳非言弩。至隋書達奚長儒傳云。戰鬪三日。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毆之。手皆見骨云云。此雖後代事。亦可證軍中未始無用拳者。李前注言兵已盡。但張空拳以擊。情狀正相同也。

塞睚眦之辭。

睚眦之辭。怨家之辭也。恐素怨陵者。藉此報陵而故有辭。故以此塞之。

遂下於理。

廷尉景帝中六年曾更名大理。武帝建元四年復爲朝廷。此稱理者。從舊名也。

拳拳之忠。

顏注引劉向傳作惓惓。字音義同耳。壽昌案。文選注引李登聲類云。拳或作卷。賈捐之傳。竭卷卷。顏注讀與拳拳同。國語有捲勇。齊語作卷勇。後書張堪傳。捲握之物。卽拳握。後書西羌傳。恃其權勇。通鑑作拳勇。知倦卷權音義皆通拳也。

而僕又茸以蠶室。

壽昌案。文選作何之是也。蘇林訓茸爲次師。古注茸推也。言推置之蠶室之中。考爾雅。何貳也。說文。何

飲義同次。蓋言陵以降而族。己以爲陵言。遂次於陵。而以宮刑也。從選作佶義較長。其次鬻毛髮。

類篇鬻剃也。說文髡與鬻同。髮也。

定計於鮮。

注文穎曰。未遇刑自殺爲鮮明也。壽昌案。爾雅釋詁。鮮善也。詩籩簠不鮮箋同。似較文注爲豁。

古者富貴而名摩滅。

壽昌案。摩卽磨。詩如琢如磨。釋文本作磨。莊子徐無鬼循古而不磨。釋文一本作磨。漢州輔碑所謂磨而不磷。卽論語之磨而不磷也。宋先生過庭錄繫辭剛柔相摩。音義。磨本又作磨。末何反。京云。相磳切也。馬云。磨切也。案說文無磨字。應作礪。俗省作磨也。

左邱失明。厥有國語。

壽昌案。時左氏春秋傳未顯。故止言國語。

然此可爲智者道。

一本智作知。

求封遷後爲史通子。

注。李奇曰。史通國子爵也。壽昌案。地志及王莽所更名俱無此地名。是蓋美稱。如奉春平國之類。非實。

有此國也。

或有抵梧。

壽昌案。抵梧應正作抵梧。抵、說文、觸也。梧猶忤也。俗多誤作梧。惟嚴延年傳莫敢與梧。正作梧。王莽傳亡所悟意。後書桓典傳以悟宦官賞不行。皆梧字俗僞也。此抵梧二字借用。

武五子傳第三十三

戾太子據。

他本戾太子提行另書。

使東方朔枚皋作禱祝。

據朔皋傳朔與皋尙作皇太子生賦。

從其所好。

從讀曰縱。

納史良娣。

良娣家魯國。

太子召問少傅石德。注師古曰石慶子。

壽昌案。萬石君石奮傳奮子慶慶子德。後爲太常。坐法免民除。百官表太初三年。牧邱侯石德爲太常。

三年坐廟牲瘦入穀論。外戚恩澤侯表牧邱侯石慶。下太初三年侯德嗣。天漢元年坐爲太常。失法罔上。祠不如令。完爲城。且是德從未官太子少傅。亦無勸戾太子矯節發兵事。且德免官。失侯在天漢元年。距征和二年已十年。無緣復爲太子少傅。劉屈氂傳。長安男子景建從通。獲少傅石德。又云。其隨太子發兵以反法族。武帝功臣表。德侯景建以長安大夫從莽。通殺如侯。得少傅石德。侯是獲德之景建。以獲反者侯。德以隨太子發兵反。應族誅矣。而萬石君傳。及各表皆無之。此等大事。班史不容有遺誤。兼以年代考之亦不合。此蓋別一石德。非石慶之子德也。師古偶未審耳。

御史章贛被創突亡。自歸甘泉。

案突亡言突圍出而奔亡也。時助充掘蠱者三人。案道侯韓說。黃門蘇文及贛也。說格殺。文後焚死。贛突亡後不知所終。殆被創而死矣。

壺關三老茂。

注引荀悅漢紀云。令狐茂。班史未載其姓。不知如何得也。壽昌案。後漢郡國志注引上黨記曰。關城都尉所治。令狐徵君。隱城東山中。亦稱令狐茂。且稱三老爲徵君也。又案水經濁漳水注云。漢有壺關三老公乘。與上書。訟衛太子。卽邑人也。壽昌案。王尊傳。湖三老公乘。與等上書。訟尊治京兆功效。是與爲湖三老。非壺關爲王尊訟。非爲戾太子也。酈氏引作一事誤矣。而漢武故事又作鄭茂。不作令狐。則又與荀紀異。

吾豈得而食諸。

壽昌案。吾豈得而食諸。師古注引論語同。史記孔子世家同。今本論語無豈字。又案阮氏元校勘記云。皇侃本高麗本吾下有豈字。釋文出吾焉得而食諸。云本亦作焉得而食諸。無吾字。太平御覽二十二引作吾惡得而食諸。

營營青蠅止于藩。

藩。毛詩作樊。壽昌案。下昌邑哀王傳。龔遂引此作至于藩。不作止。說文言部。營。小聲也。從言熒省聲。詩曰。營營青蠅。爰部。樛。藩也。詩曰。止于樛。史記滑稽傳作止于藩。論衡商蟲篇引詩作藩。後書楊震傳。青蠅點素。同茲在藩。陳免毛詩傳疏云。三家詩作藩。

待罪建章闕下。

黃圖。建章宮在長安城外。於未央宮西。跨城池作飛閣。通建章宮。駕輦道以上下。三輔舊事。建章宮周回三十里。又於宮門北造圓闕。高二十五丈。有銅鳳凰。

焚蘇文於橫橋上。

師古曰。橫音光。師古曰。卽橫門渭橋也。壽昌案。注。師古曰。三字重出。三輔黃圖云。長安出西頭第一門曰橫門。成帝紀。建始三年。虜上小女陳持弓走入橫城門。卽此。三輔舊事云。秦造橫橋。漢承秦制。廣六丈。三百八十步。置都水令以掌之。號爲石柱橋。黃圖云。渭橋。秦始皇造。重不能勝。乃刻石作力士孟賁。

等像祭之。乃可動。注在長安北。跨水爲橋。文選潘岳西征賦。驚橫橋而旋軫。歷敵邑之南垂。注潘岳關中記曰。秦作渭水橫橋。橫音光。雍州圖曰。在長安北二里橫門外也。考漢法無焚人律。惟王莽燔燒陳良等。始造焚如之刑。蘇文助江充掘蠱於皇后太子宮。后死。文盛以小棺瘞之城南。故帝特焚之。恨其非常惡。卽不用常刑也。

及泉鳩里加兵刃於太子者。初爲北地太守。後族。

案此太子死。雖由自經。而前已傷於兵刃矣。此當在吏圍捕太子時事。北地太守何人。無姓名。疑太子者。下有脫漏字。

皇孫二人。

皇孫進尙有兩弟。未傳其名。

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

壽昌案。禮記祭法曰。考廟。稱父曰考。自天子至大夫士皆然。其曰皇考。廟則曾祖之稱。惟曲禮父曰皇考。離騷朕皇考曰伯庸。始以皇考稱其父。悼太子爲孝宣之祖。其廟稱皇考是。元康元年。丞相魏相奏定。見章賢傳。後時亦稱悼皇考。蓋此皇字是尊稱。猶宣帝之字皇曾孫。不必如禮記注之訓皇爲大也。尊戾夫人曰戾后。

案太子位在諸侯王上。不追尊帝。則無可尊矣。故止尊夫人爲后。

王孺見執金吾廣義。

義他本作意。

章聞揚和。

言表章令聞。褒揚和美也。

郎中韓義等數諫旦。

助亂之成軫亦官郎中。不在此數。

不疑收捕澤以聞。

澤謀欲先殺青州刺史。當以餅侯發其謀。故得先行收捕也。

天子遣大鴻臚丞治。

劉德傳。德爲宗正丞。雜治劉澤詔獄。徙大鴻臚丞。

使人祠葭水台水。

案葭水地志。在廣平國南和。名列葭水。燕王時。尙爲廣平郡。屬冀州。台水地志。在雁門郡陰館。屬并州。

卽治水也。

漢當有大臣戮死者。

左將軍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宏羊等。以謀反誅。皆大臣也。

髮紛紛兮真渠。

真音闕。

王莽時皆廢漢藩王爲家人。

表云、莽貶嘉爲公、明年廢、未獻符命前事也。

其人輕心、揚州保疆。

書、淮海惟揚州、疏、江南之氣躁勁、厥性輕揚、故曰揚州、此詔云、其人輕心、文似不足、應云其人心輕揚、恐是心輕兩字倒寫、又脫去一揚字也。

皆爲列侯。

太子霸自應襲王、故不在此內。

左右皆服。

南監本闕本服作伏、壽昌案、服伏一也、衛青傳、服聽、史記作伏聽、與此同。

使所幸八子郭昭君家人子趙左君等。

八子秩視千石、比中更爲第十三爵、家人子視有秩斗食、斗食、佐史也。

立六十四年而誅。

表作六十三年。

三年薨。

表作十三年。

十六年薨。

表作十五年。

立二十年薨。

表作十七年。

九年薨。

表作八年。

三十三年薨。

表作三十四年。

徵王乘七乘傳詣長安邸。

案七乘傳非極急事不輕發。僅此一見。

使大奴善。

顏注。凡言大奴者。謂奴之尤長大者也。壽昌案。大奴。謂奴之年長者也。五行志。昌邑王多治側。注冠以賜大臣。又以冠奴。足證昌邑之素縱使其奴也。王尊傳云。衡又使官大奴入殿中。又云。輔常醉過尊大

奴利家。後書馬嚴傳注。東觀記曰。嚴年十三至雒陽。大奴步護視之。是漢時人奴年長者。皆謂之大奴。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浹。王道備。王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

壽昌案。三百五篇是魯詩篇數。詩正義曰。三家三見詩序。不知六篇亡失。謂其唯有三百五篇。王式傳。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式事魯許生。免中徐公。傳魯詩。爲昌邑王師。則王誦者。必魯詩也。龔遂爲此言。疑亦傳魯詩之學。至中尉王吉學韓詩。而所引韓詩說。亦與魯詩同義。殆就王所學而導之也。詳王吉傳。

廉吏一人。

廉察也。

遒宮清中備盜賊。

壽昌案。此言巡遒宮垣。清除中禁。皆以防備盜賊也。蓋清有潔除之義。後書儒林傳。盛清道之儀。注。清道。以旄頭爲前驅也。文選東京賦。清道案列。注。清道謂蹕止行者。西京賦。遒卒清候。武士赫怒。卽此。中猶內也。卽上奴婢在中者之中字。本書藝文志。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注。中者。天子之書也。百官表。中謁者令。卽續志之內者令也。中人。注。奄人也。後書蓋勳傳。多出中藏財物以餌士。注。中藏。內藏也。故奄人古謂之中涓。亦取涓潔內中之義。遒宮與清中本對舉語。注引鄧展李奇說。亦是。特清中二字義未析。故或疑爲不辭耳。

臣敞故知執金吾嚴延年字長孫、女羅紉。

壽昌案。同時有嚴延年字次卿者。正爲涿郡太守。故稱字長孫以別之。羅紉卽羅敷。如漢樂府日出東南隅。采桑女子名羅敷。焦仲卿妻詩。東家有美女。自名秦羅敷。是羅敷爲古美人名。故漢女子多取爲字也。

清狂不惠。

顏注。清狂如今白癡。壽昌案。左傳成公十八年。周子有兄而無慧。杜注。不慧。蓋世所謂白癡。此顏注所本也。惠卽慧。古通。列子穆王篇。逢氏有子少而惠。後書孔融傳。將不早惠乎。皆謂慧也。舜封象於有鼻。死不爲置後。

壽昌案。象封有鼻。不聞嗣君。究象有子與無。亦莫考。世代綿邈。典籍無徵。豫章太守迎合宣帝意。造此典故。并云暴亂之人。不宜爲太祖。特以擬海昏之不應紹封耳。

傳子至孫。今見爲侯。

壽昌案。今者。班固時也。海昏之封。東漢時尚令紹襲。以賀曾卽尊位也。

漢書注校補卷四十二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上

後得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皋、膠倉、終軍、嚴葱奇等。

合嚴助共十二人。惟膠倉、嚴葱奇兩人無傳。壽昌案藝文志縱橫家有待詔金馬、聊倉三篇。注趙人。武帝時師古曰：嚴助傳作膠倉。而此志作聊。詩賦家有常侍郎莊葱奇賦十一篇。注枚皋同時。師古曰：七略云：忽奇者，或言莊夫子子，或云族家子。莊助昆弟從行至茂陵，造作賦。莊書作嚴，避明帝諱也。又縱橫家有莊安一篇，知嚴安亦本姓莊也。

迺遣助目節發兵會稽。

建元四年事。

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

建元六年事。兩將軍王恢、韓安國。

處之上淦。

注蘇林曰：淦音耿，弇之弇。壽昌案：耿弇之弇字有一定之音耶。何可據以訂音。顏引之亦陋。且越人緜力薄材。

縣力字始此。孟康縣音滅。蓋轉音也。

閩越王弟甲。

顏注云。甲者閩王弟之名。壽昌案。非也。蓋史佚其名。以甲乙呼之。如石建弟次甲次乙。又徐甲翁甲之類。後檢顧炎武日知錄。亦謂顏注爲非。云卽下文所云閩越王弟餘善。當淮南王上書時。不知其名。故謂之甲。猶云某甲耳。

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

案今易經無而字。

朱賈臣。吳人也。

案上嚴助傳云。會稽吳人。故此不言會稽。

呼飯飲之。

此傳云呼飯飲之。飯可以言飲也。于定國傳云。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酒亦可以言食也。古人飲食通訓如此。

白守丞。

顏注謂守丞繫太守而言。壽昌案。守丞自一官。顏說非也。詳見陳勝傳。任四千石之重。

壽昌案。壽王拜東郡都尉。上遂不置太守。故云四千石。是爲兼任之始。後徵入爲光祿大夫侍中。

壽昌案。攷百官表。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爲光祿大夫。公孫宏相在元朔五年。踰三年薨。當元狩二年。下距太初元年凡十八年。此當公孫丞相時。稱光祿大夫。是史臣追書也。

從坐事誅。

壽昌案。壽王誅死後。武帝頗悔恨。見劉向傳。案道侯韓說諫帝語。

游齊諸子閒。

觀下云諸儒生。又云以諸侯莫足游者。益知諸子爲諸侯子。游齊爲游齊王侯閒矣。攷史記諸子作諸生。似又非諸侯王子。與師古異。

諸儒生相與排擯。

擯。史記作擯。

諸侯賓客多厭之。

史記作諸公賓客。

御史成諫曰。

壽昌案。成在漢初爲御史。未傳其姓。其諫高祖語。惟見此及匈奴傳中。

遷謁者中郎中大夫。歲中四遷。

案偃初拜郎中。秩比三百石。遷謁者。比六百石。中郎中大夫。皆比二千石。中大夫於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大夫。此是元光年間。故尙存中大夫之號。

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目地侯之。

元朔二年。始令諸侯王分封子弟。

亂衆民皆可徙茂陵。

亂衆下。史記有之字。

吾日暮。

日暮下。史記有途遠二字。

獨孔車收葬焉。

孔車。沛浚人。

徐樂、燕郡。無終人也。

壽昌案。地理志無燕郡。惟此一見。又案史記無徐樂嚴安專傳。惟載此兩人文各一篇。附入主父偃傳

中。班氏雖列兩傳。亦止載此兩文。竝無生平事迹。樂拜郎中。後遷中大夫。

名何必夏子。

以夏子代禹湯。此僅見。下復又用禹湯二字。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下

目故丞相史上書。

壽昌案。以時攷之。嚴安應是故丞相田蚡之史也。蚡以元光四年薨。書中稱南夷置亭障。衛青燔龍城。皆元光五年事。略薺州。建滄海郡。則元朔元年事。時薛澤爲丞相。蚡故已四年也。又案蚡傳云。蚡新用事。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宜僚屬中有嚴安諸人也。

和之至也。

史記無和之至也以上一段。

丁男被甲。丁女轉輸。

此秦時女口亦僉丁也。賈捐之罷珠崖對。則孝武時女子亦乘亭障。

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棘。略薺州。建城邑。

壽昌案。南夷置亭障。衛青燔龍城。皆元光五年事。略薺州。建滄海郡。則元朔元年事。苟紀載此書在元

光二年。通鑑在元朔元年。宜從通鑑。

燔其龍城。

龍。史記作龍。

形束壤制帶脅諸侯。

帶卽形束脅卽壤制。史記帶脅作旁脅。

後曰安爲騎馬令。

騎馬令六百石。屬太僕。

少好學以辨博能屬文。

案漢武帝得鼠終軍知之曰厥號曰鼯其文如豹詔何以知之對曰名見爾雅帝嘉之賜帛爾雅之業

遂盛見郭璞爾雅注何承天纂文。

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

案此元狩改元之議。

使著事者有紀焉。

案此卽著紀。

由是改元爲元狩。

案終軍白麟奇木之對票騎抗旌等語下齊召南謂此對在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獲白麟時也昆邪來降事在二年秋軍此時何能預言耶元朔元年衛青率六將軍絕幕克獲霍去病以票姚校尉至元狩三年始爲票騎將軍在元年何以預言票騎疑二語後人所改竄班誤承用也改定告元

語下。劉奉世曰：軍此對頗可疑。案紀獲麟在元狩元年，昆邪降在二年，其上對已太緩。又史記封禪書元鼎三年有司始言元不宜以一二數，乃云三元爲狩，蓋於此年追述三元也。而軍此云宜改元，史云由是改元，有來降者皆可疑。軍對非真，史誤因之。壽昌案齊與劉說所疑皆是，攷荀悅漢紀述此對，從昔武王以下云云以上等語皆刪去，亦以年事互校，多不合也。終軍此對不必定在元狩元年，因時元狩係追改，稱尙未定，軍上此對有合帝意，故遂改爲元狩，對中以元狩元年後事爲文中數張揚厲之助，故多滯礙也。說詳武帝紀建元二年下。

上奇軍對。

軍時正二十三歲。

九江被公、劉向、張子僑、華龍、柳褒、渤海趙定、梁國龔德。

藝文志詩賦家：光祿大夫張子僑賦三篇，漢中都尉丞華龍賦二篇。又有車郎張豐賦三篇。注云：張子僑子，是子僑且有子能文也。樂家雅琴：趙氏七篇。注云：名定，渤海人。宣帝時丞相魏相所奏。卽此趙定也。雅琴：龍氏九十九篇。注：名德，梁人。師古曰：劉向別錄云：亦魏相所奏也。與趙定俱召見待詔，後拜爲侍郎。亦卽此龔德。龍字或傳寫偶脫也。數人惟被公柳褒無攷。又案張子僑與華龍俱附見蕭望之傳。龍非正士，爲宏恭石顯傾望之。子僑則僅見姓名。僑作嬌。又見東平王傳。時以太中大夫奉璽書諭王。驂乘旦。

注。張晏曰。駕則旦至。故曰乘旦。顏注。乘音食。證反。壽昌案。旦卽但。疑卽後世之但馬也。宋書江夏王恭傳。平乘誕馬。不過二。唐書儀衛志。一品鹵簿有誕馬六。程大昌演繁露。誕馬猶徒馬。今外官儀從有散馬前行。名坐馬。亦曰引馬。卽但馬也。

萬祥畢漆。

顏注。漆與臻字同。壽昌案。王莽傳。聖瑞已漆。亦同臻也。莽傳又有百蠻并轄語。又借轄作臻字。王制。順非而澤。不聽而誅。

顏注。辭語順澤。不聽教命。皆誅殺也。劉敞曰。不聽而誅。卽王制所云。此四誅者。不以聽耳。何說不聽教命乎。壽昌案。劉說是也。王制。有旨無簡不聽。孔疏。雖有旨意無誠之狀。則不聽之。此四誅者。不以聽。鄭注云。爲其爲害大。而辭不可習。此聽字屬上言。猶聽訟之聽也。不知顏氏何誤至此。

東方朔傳第三十五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

史記。褚先生作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

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

案洞冥記及朔別傳云。朔父張氏。名夷。字少平。母田氏。夷年二百歲。顏若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時漢景帝三年也。鄰母拾朔養之。時東方始明。因以姓焉。其他神異事不錄。錄其父母姓氏。

湖給騶朱儒。

顏注曰：朱儒，短人也。壽昌案：騶，說文曰：廢御也。左傳成十八年：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孝惠本紀：謁者執楯執戟，武士騶比外郎。顏注曰：騶，本廢之馭者。百官表有騶宰屬僕射。此朱儒蓋又騶宰所屬，若傳稱羣騶者也。

朱儒。

壽昌案：禮記作侏儒。注訓短人。卽顏說所本。蓋漢時取短人備供御戲弄。若幸倡之類。太平御覽四百八十八引語林云：董昭爲魏武重臣，後失勢，文明世入爲衛尉。昭乃厚加意於侏儒。正朝大會，侏儒作衛尉啼面云云。是魏承漢制，猶備有此等人，仍名爲侏儒也。

迺與爲隱耳。

顏注曰：隱，謂隱語也。壽昌案：藝文志有隱語十八篇，世謂之廋辭，亦謂之謎。說文曰：謎，隱語也。文心雕龍曰：自魏代以來，頗非俳優，而君子隱化爲隱語。隱也者，迴互其辭，使昏迷也。鞠窮庚癸，見左傳。卽隱之權輿。郡姓名字詩見孔北海集。黃絹幼婦見蔡邕題碑，井謎見鮑照集。皆繼朔而起者也。

歸遺細君。

漢武故事：朔娶長陵民家女，宛若爲小妻，生子三人，與朔俱死。史記褚先生補傳云：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卽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

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

壽昌案。漢自文帝後。武帝益爲微行。下云微行常用飲酎已。又云自此始微行。以夜漏下十刻迺出。常稱平陽侯。又云是後南山下。乃知微行數出也。又嘗夜至柏谷。投逆旅宿。就主人求漿。主人翁曰。無漿。正有溺耳。且疑上爲姦盜。聚少年欲攻之。主人嫗睹上狀貌異之。止翁曰。客非常人也。且又有備。不可圖。翁不聽。嫗醉翁以酒而縛之。少年散走。嫗殺雞爲食以謝客。明日上歸。召嫗賜金千斤。拜其夫羽林郎。此事見漢武故事。御覽引之未詳。史通述之。通鑑引入。

自言鄠杜令。

民自訴言於鄠杜令也。

然尙迫於太后。未敢遠出。

壽昌案。武帝屢幸雍。幸甘泉。幸汾陰。踰隴。登空同。幸緱氏。登嵩高。登封泰山。臨決河。通回中道。出蕭關。自代還。幸河東。幸東都。南巡狩。登灊天柱山。自潯陽浮江出樅陽。北至琅邪。竝海。東巡海上。幸東萊。安定。皆自建元六年太后崩後。車駕四出。刻無安歲。故史特載此言於此。

後迺私置更衣。

顏注爲休息易衣之處。亦置宮人。壽昌案。注以更衣爲易衣誤也。蓋更衣卽行清之地。俗謂之廁。亦云。圖也。論衡四諱篇。更衣之室。可謂臭矣。語可證。又案本書。孝武衛后傳云。帝起更衣。子夫侍尙衣。是帝

之易衣爲尙衣。不云更衣也。大約臣庶曰廁。帝奏廁爲更衣。以敬至尊。不敢褻言也。若灌夫傳有云。坐乃起更衣稍稍去。其更衣方是易衣。與此有別。又案王莽傳下云。及後關更衣中。注晉灼曰。更衣中謂朝賀易衣服處。壽昌謂此亦宮內廁屋也。晉注誤。故顏亦本之。

累郎臺。

郎卽廊。

斥而營之。

顏注曰。斥。卻也。壽昌案。史記李廣傳云。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索隱曰。斥。度也。此斥字亦宜訓度。

願陳泰階六符。

壽昌案。藝文志。天文家有泰階六符一卷。注引李奇曰。三台謂之泰階。兩兩成體。三台故六。觀色以知吉凶。故曰符。疑朔所陳。卽陳此書也。此注引應劭曰。黃帝泰階六符經云云。亦引此書。而不云朔卽陳此。然則朔所願陳者何言耶。藝文志無黃帝字。無經字。與此傳同。

隆慮主病困。目金千斤。錢千萬爲昭平君豫贖死罪。

壽昌案。病困之困。殿監各本以病字斷句。困字作因。屬下句。毛本作困。則從困字句。似作困字爲勝。以因字可省。困則下豫贖句及隆慮卒句有根也。又案外戚呂后傳云。病困以趙王祿爲上將軍云云。正與此同。

安陵爰叔者。爰盎兒子也。

爰盎有兒子名種。曾爲盎畫策。卽呼盎字爲絲者也。此復有爰叔。亦盎兒子。亦善畫策。不知卽爰種。或別一人。

集上書囊曰爲殿帷。

應劭曰。文帝雖節儉。未央前殿至奢。雕文五采畫。華棖壁璫。軒檻皆飾以黃金。其勢不可以書囊爲帷。奢儉好醜。不相副侔。見風俗通。

設戲車。

壽昌案。戲爲戲弄之戲。顏注衛綰傳云。如今之弄車之技是也。可移注此處。戲車設在武帝時。文帝時尙未有也。韓延壽傳。又使騎士戲車弄馬盜驂。卽此戲車也。

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注師故曰。今易無此文。已解於上也。

壽昌案。此易緯通卦驗語也。大戴禮禮察保傅兩篇。小戴記經解。賈子胎教雜事。大史公自序說苑建本篇皆引之。文小有異同。惟文選任彥升竟陵文宣王行狀。聽受一謬。差以千里。李善注引易乾鑿度云云。但於本下多一而字。

好作問之。

顏注。故動作而問。以言辭也。壽昌案。禮記樂記。作者之謂聖。注作造也。言好造一說以問之也。

弁嚴子爲衛尉。

弁與卞同。弁嚴子卽卞莊子也。莊字亦避明帝諱改爲嚴。非當時語也。

伊尹爲少府。

壽昌案。少府掌山海池澤之稅。主天子內藏也。伊尹一介不與。一介不取。故以此屬之。應注認。

益爲右扶風。

季路爲執金吾。

伯夷爲京兆。

管仲爲馮翊。

仲山甫爲光祿。

壽昌案。右扶風以下四官。皆太初元年所改。而公孫宏之爲丞相在元朔五年。薨在元狩二年。皆下去太初二十餘年。此文下云。上復問朔。方今公孫丞相云云。則所引官名多不合。疑朔此等雜文。後有改易。流傳轉寫。致多譌舛也。

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

壽昌案。寬之爲御史大夫在元封元年。距公孫薨時已十有二年。其中如司馬相如等人多已故者。此乃以方今兩字冠下。相提並舉。益徵此文雜出。不能以事實繩之也。

俱在左右談調而已。

史記褚少孫補傳云。朔任其子爲郎。又爲侍謁者。常持節出使。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爲狂。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

同胞之徒。無所容居。

案此足徵朔有兄弟也。

并爲十二國。

顏注謂魯、衛、齊、楚、宋、鄭、魏、燕、趙、中山、秦、韓也。文選李善注引張晏說同。卽顏所本也。然案鄭爲韓哀侯所滅。在周烈王元年。去儀秦時已遠。似不當有鄭也。

故談說行焉。

文選作故說得行焉。

安於覆盂。

案此下文選有天下均平合爲一家八字。

動猶運之掌。

文選作動發舉事。猶運之掌。

吾敢望常侍郎乎。

文選無常字。

故曰時異事異。

文選此句上有傳曰。天下無害。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人。無所立功。二十六字。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

文選李善注云。說苑太公七十而相周。案此出說苑尊賢篇。而檢荀子君道篇。太公行年七十有二。文王舉而用之。韓詩外傳四。太公年七十二。而用之者文王。皆作七十二。與此同。敏行而不敢怠也。

文選敏行上有修學二字。

辟若鷺鴒。

鷺鴒詩小雅作脊令。左傳昭公七年引作卽令。爾雅釋鳥作鷺鴒。

天有常度。至人之言。

文選李善注云。皆孫卿子文。

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案兩語出家語。

冕而前旒四語。

文選李善注云。皆大戴禮孔子之辭也。

枉而且之六語。

文選李善注云。皆大戴禮孔子之辭也。家語同。

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治。

壽昌案。朔此篇託辭於吳王。而云海內晏然。天下大治。又云遠方異俗之人。鄉風慕義。吾奉其職。而來朝賀。此文啟諸侯王妄念。辭特失檢。史乃稱文爲最善。全引入傳中。亦未審。

八言七言上下。

注晉灼曰。八言七言詩。壽昌攷東方集未之見。詩經如我不敢傲。我友自逸。十月蟋蟀入我牀下。不過一兩語耳。以後古人集中未見此體。又案朔集有騷辭名七諫七篇。本傳未敘入。

戒其子目上容。

壽昌案。朔本集載其誠子詩全篇云。明者處世。莫尙於中。優哉游哉。於道相從。首陽爲拙。柳下爲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才盡身危。好名得華。有羣累生。孤貴失和。遺餘不遷。自盡無多。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家。贊止節錄。首陽以下六語。而柳下作柱下。

漢書注校補卷四十二

公孫劉車王楊蔡陳鄭傳第三十六

賀少爲騎士。

案賀祖父昆邪以功封平曲侯。於景帝中四年以罪免。故賀未得嗣侯。少爲騎士。猶以侯家故也。傳未敘及免侯一層。

後八歲。

武帝太初二年。

安世者京師大俠也。

游俠傳獨不敘朱安世。以其造巫蠱之亂。貽蹶國家。不足稱俠也。

遂父子死獄中。家族。

征和二年事。計賀爲相至死獄中。前後十三年。壽昌案。武帝朝。丞相以罪誅死者五人。李蔡莊青翟趙周外。劉屈氂要斬。妻子梟首於街市。而公孫賀則族誅。

劉屈氂武帝庶兄。中山靖王子也。

壽昌案。此宗室爲相之始。時甫分丞相爲左右。屈氂爲左丞相。而其右仍闕。

會侍郎莽通使長安。

壽昌案此莽通應正作馬通。在莽何羅未造逆以前也。

廣利曰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爲太子。

注如氏曰漢儀注列侯爲丞相稱君侯。師古曰楊惲傳邱常謂惲爲君侯。是則通呼列侯之尊稱耳。非必在於丞相也。如氏之說不爲通矣。壽昌案顏駁如說雖是而不盡然也。攷漢舊儀云列侯爲丞相。國號君侯。楊敞傳代王訢爲丞相。封安平侯。敞夫人謂敞曰使九卿來報君侯云云。是列侯爲丞相稱君侯之證。惲傳惲爲平通侯。遷中郎將。旋以罪免侯爲庶人。惲素驕貴。邱常之稱爲君侯。亦借尊稱以諂之。非典故也。如氏據漢舊儀爲說。自是正論。後漢以來凡尊官俱稱君侯。六朝更濫觴矣。若惲傳所稱一時諂語。顏似不得以此一言駁如說爲不通矣。

車千秋本姓田氏。

本田千秋也。車丞相時人號之。并非本姓。乃傳首作車千秋。轉以本姓田氏附敘。項安世曰田千秋好乘小車。子孫遂爲車氏。壽昌案其子田順嗣侯。尙爲田氏。其更姓車者。或其裔孫也。

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麗。

此麗字不可作美好訓。公孫宏傳亦有此語。時宏已六十餘。田千秋雖不知其年。而長八尺餘。與宏皆不可以美麗言。案麗離也。離明也。言其容貌俊偉光明也。正韻麗亦訓光明。朱雲傳長八尺餘。容貌甚

壯。壯卽麗互文也。金日磾傳。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嚴卽壯也。又無伐閱功勞。

伐閱卽閱。閱猶門弟也。正韻。門在左曰閱。門在右曰閱。史記功臣年表。人臣功有五品。明其等曰閱。積日曰閱。後書章帝紀。或起剛畝。不繫閱閱。與此同意。

敬不舉君之觴。

臣下上壽。允之。則曰敬舉君之觴。如兒寬是也。不允。則曰敬不舉君之觴。如田千秋是也。後書明帝紀。十七年五月。百官公卿奉觴上壽。制荅之末云。不敢有辭。其敬舉觴。蓋中興後制尙如此。

子順嗣侯。

千秋尙有弟爲函谷關都尉。一子爲雒陽武庫令。見魏相傳。

王莽妻卽咸女。

莽自以爲田氏之後。故與王氏結婚而不諱也。其稱曰宜春氏者。蓋以侯封爲氏。猶周陽侯趙兼後氏周陽也。

給事大將軍莫府爲軍司馬。

敞始以大將軍長史爲搜粟都尉。

敞夫人遽從東箱。

此卽太史公之女。

宣帝卽位月餘，敝薨。

帝六月卽位，敝八月薨。

脛脛者，未必全也。

脛脛卽硜硜。

眞人所謂鼠不容穴銜簣數者也。

注李奇曰：眞人，正人也。壽昌案：此眞字類語助，本可不注。注轉未析矣。蓋言眞是恆人所謂云云也。李注正字，猶俗言正是也。

總領從官。

壽昌案：光祿勳爲郎官之長，楊惲於神爵元年以中郎將爲諸吏光祿勳，五年至是以罪免，故追述云云。柏梁詩：光祿勳日總領從官柏梁臺。

其詩曰：田彼南山六句。

壽昌案：張晏詳作詩注，文致周內，顏注取之。壽昌竊意宣帝見而生惡者，是書中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旣，數語蓋先時戴長樂告惲罪，有昭帝崩，今復如此，又上行不至河東等語，帝觀此書更實其言矣，不單係此詩語。

目爲人主師當爲宰相

義授經於昭帝。尙爲御史大夫。迨宣帝六月卽位。義於九月始爲丞相。光云爲人主師。尙指昭帝時事。語至夜半。至萬年迺不復言。

壽昌案。夜半父子相語。胡以泄於外而傳之史策乎。咸不獨廉平不如父矣。

公移敕書曰。顏注公然移書以約敕也。

壽昌案。唐時惟詔命始稱敕。時有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爲敕之語。師古注此。故云移書約敕。案之本文。則云敕書。不云書敕也。蓋漢時敕爲上命下之辭。凡官長行於掾史。祖父行於子孫。皆可稱敕。韓延壽傳。敕功曹議罰。白孫寶傳。徵爲京兆尹。故吏侯文東部督郵寶。敕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後書張奮傳。臨終敕家丞。又奮稱純遺敕。固不肯受。歐陽氏集古錄書韓敕碑後云。書無以敕命名者。秦制天子之命稱敕。漢用秦法。臣下豈敢以敕命名。而繁陽令楊君碑陰有故民程敕字伯嚴。是漢時不獨一韓敕也。董道廣川書跋云。南齊時有劉敕。爲始興內史。是名敕者。不獨漢爲然。歐陽或承師古此注。而攷之未審也。

主守盜受所監。

案卽今律監守自盜也。注引如氏曰。律主守而盜直十金棄市。是漢律最重。而陳咸僅坐免。殆所取未足十金也。

聞汝南朱生。

壽昌案。鹽鐵論。朱生作朱子伯。

魯國萬生。

案鹽鐵論作魯萬生。無國子。

斷斷焉。行行焉。

案鹽鐵論作閭閻焉。侃侃焉。

中山劉子。

案鹽鐵論作劉子雍。

楊胡朱梅云傳第三十七

楊王孫者。

壽昌案。王孫名貴。京兆人。見西京雜記。

斲木爲匱。葛藟爲絨。

壽昌案。禮記檀弓。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塋周。殷人棺槨。明棺槨之制。至殷始備。上溯有虞。而不及陶唐。想所謂斲木爲匱。葛藟爲絨者。亦必堯始有之。羣臣百姓尙未必能備也。

迺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

案此胡建呼其走卒也。而稱之曰公。大約漢時稱公不甚重。如高帝好嫚罵者也。而呼蕭何周昌爲公。馮唐郎官也。文帝呼之爲公。鄧公校尉也。景帝呼之爲公。量錯人子也。其父呼之爲公。秦漢縣令皆稱公。此則建之走卒。建亦以公呼之。知公必當時爾汝之稱。非甚尊也。

上官氏代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

光傳云。光時休沐出。桀輒入。代光決事。桀安之父也。據鹽鐵論。賢良文學議在昭帝始元六年二月。已云胡建不得其死。則此必是年正月事。

而華陰守丞嘉上封事。

壽昌案。守丞自是官名。詳見陳勝傳。若如顏注。當云守華陰丞嘉上封事矣。

是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至福復上書曰。

壽昌案。百官表鳳死於陽朔三年八月。成帝本紀。鴻嘉三年。廣漢男子鄭躬反。永始二年。山陽鐵官蘇令等反。福上書中有此二事。則必在永始二三年矣。距鳳之死已八九年。則是時以下云云。疑有舛誤。今不循伯者之道。

顏注曰。伯讀曰霸。壽昌案。此文從王道入下。又云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此伯者之伯。疑作王。

毋令火始庸庸。

庸庸今書作炎炎。

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

壽昌案。續禮儀志。明帝永平二年三月。郡縣行鄉飲酒禮於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自後漢以來。郡縣皆祀聖人。唐宋以後益盛。漢成帝時。因梅福復言。綏和元年。昭孔子世爲殷紹嘉公。自後歷代襲封公侯爵。皆由梅福此言發之。

莽曰爲惡人黨。皆當禁固。

案石慶陳咸等傳。皆作禁錮。固卽錮也。後漢黨錮之禍。皆自莽此說倡之也。

擢爲魯郡大尹。

壽昌案。漢之魯國。王莽時改爲郡。終漢書僅此一見。東漢時復爲魯國。本屬徐州。光武改屬豫州。

霍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

止畫室中不入。

壽昌案。畫室當是殿前西閣之室。楊敞傳。上觀西閣。上畫人。指桀紂畫。謂樂昌侯王武云云。又云。畫人有堯舜禹湯。則知西閣畫古帝王像。故稱畫室。蔡質漢官典職曰。明光殿省中。皆以胡粉塗殿。紫青界之。畫古烈士。重行書讚。文苑英華。盧碩畫諫曰。漢文帝於未央宮承明殿。畫屈軼草。進善旌。誹謗木。敢諫鼓。獬豸。益知漢宮殿皆有圖畫也。時昭帝御殿內。光止西閣之室中。以待命。不入。言不入殿也。何焯

曰。或云畫室卽武帝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光奉之於室中也。案何說附會無據。且若爲公私室者然。是與如氏注爲近臣計畫之室同誤。不如顏注爲雕畫之室尙近。

獨目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

壽昌案。光爲大將軍。在武帝朝。無印綬官屬。延年初以材略給事大將軍莫府。故稱故吏。

唯大將軍令。

壽昌案。晉書禮儀志引漢儀云。帝升御坐。尙書令以下就席位。尙書三公郎以令置案上。奉以入。就席伏讀訖。時光無印綬官屬。而大將軍可以令行。知令最尊也。上云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必皆以令召之。故議者皆叩頭。爲此言則統丞相以下悉尊其令也。

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

顏注。屬耳。近耳也。壽昌案。都。廣韻。總也。後書宗室傳。柱天都部。注。都部。都總其衆也。耳。語辭。言總取中郎所屬之人自隨耳。光之初出。屬目者必多。何但取證於屬耳也。

光祿大夫吉。

吉卽下顏注之景吉也。本丙吉。唐避丙字。諱作景。且漢之傳謚。常爲孝者。目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

案。漢世以孝爲謚。不載表志。得此發明。後書荀爽傳曰。臣聞之師曰。漢爲火德。火生於木。木盛於火。故

其德爲孝。又曰。故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選吏舉孝經。長信少府臣嘉。

顏注不知姓。案下有侍中傅嘉。或卽此人。

宿衛孝武皇帝三十有餘年。

壽昌案。宣帝紀詔同。惟本傳前云。出入禁闈二十餘年。迨征和二年。武帝始心重光。謂可屬社稷。至後元二年。凡五年。合計之。約踰三十年矣。

及顯寡居。與長史亂。

注晉灼曰。漢語。東閭氏亡。顯以婢代立。壽昌竊以情事推之。疑東閭氏無子。僅一女。爲上官安之妻。顯生子霍禹。故光以爲後妻。光薨後。禹奉其母爲太夫人。遂縱所欲也。

禹故長史任宣候問。

此禹爲右將軍時之長史也。大司馬無官屬。宣卽前太中大夫護喪事者。

奮我印綬。

時禹爲大司馬。本無印綬也。右將軍金印紫綬。禹出拜右將軍。至是罷其職。僅領大司馬虛銜也。令人不省死。

不省。言不自明其何過。不省死。猶俗云不明白死也。

及車丞相女婿少府徐仁。

徐仁字中孫。

使樂成小家子。

使字疑是史字之誤。表作便樂成。則又因與使字近而誤也。

雲尙冠里宅中門亦壞。

宣帝微時亦居尙冠里中。應與博陸居相近。三輔黃圖云。京兆在尙冠前街。東入故中尉府。元始元年。封光從父昆弟曾孫陽爲博陸侯千戶。

壽昌案。光後子孫族誅。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而其從父昆弟尙有曾孫在何也。

日磾子二人皆愛。爲帝弄兒。

言皆爲帝所愛。以爲弄兒也。愛字不屬上日磾說。

走趨臥內。

壽昌案。內房也。臥內。卽天子臥房也。上云坐內戶下。卽坐其房之戶下也。

日磾兩子。

日磾本三子。爲弄兒時。自殺其長子。故此止兩子。

宣帝卽位。賞爲太僕。霍氏有事萌牙。上書去妻。

壽昌攷百官表。金賞爲太僕。在宣帝甘露四年。實卽位之二十四年。踰年宣帝崩。是其末也。賞上書去妻。當在未爲太僕以前。

上召岑拜爲使主客。

宋祁曰。拜爲下當添郎字。今凌本毛本俱添而殿本無之。蓋照北宋舊本也。

使待幸綠車。

注。李奇曰。輦。綠車。常設以待幸也。如氏曰。幸綠車。常置左右。以待召載皇孫。晉灼曰。漢注綠車名皇孫車。太子有子。乘以從。壽昌案。續志云。皇孫綠車。注。獨斷曰。綠車。名曰皇孫車。天子有孫。乘之。若太子則乘王青蓋車也。時武帝無孫。故製綠車以待幸。取嘉兆也。如氏名之曰幸綠車。旣不成文。且待字何屬也。

而參使匈奴。匈奴中郎將。

師古曰。以其出使匈奴。故拜爲匈奴中郎將也。是使匈奴下原本有拜字也。今各本俱脫去。惟凌本有。宜從之。

徵爲大司徒司直。

一本作大司馬。殿本從之。壽昌案。此哀帝時更丞相爲大司徒。丞相有司直。大司馬位雖尊。於元壽二年始置官屬。有長史。不聞有司直也。

本目休屠作金人爲祭天主。故因賜姓金氏云。

壽昌案。日碑本匈奴休屠王子。入中國受姓金氏之始。

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

至符奚盧山。

壽昌案。匈奴傳。封題除渠堂爲鹿奚盧侯。蓋卽其地。符與鹿譯寫各異也。匈奴有大山曰廬山。殿本作廬。亦寫官之誤。

屯緣邊九郡。

壽昌案。傳前言六郡緣邊自西及北。此九郡自北及東也。

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渡湟水。

前先零豪所言。雖經安國奏爲充國所劾。朝議故未許也。羌人乃緣前言抵法冒禁而渡。故云抵冒。

恐怒亡所信鄉。

方扶南云。恐怒言恐其見怨于匈奴。怒其被擊于安國也。亡所信鄉。言欲信匈奴而不及聯謀。欲鄉漢朝而已爲所擊也。下文背畔犯塞甚明。師古注不得上下文原委。壽昌案。恐怒須仍作恐中國之怒解。下亡所信鄉。則依方說較顏注爲透。

夜引兵上至落都。

注服虔曰山名也。壽昌案水經河水注云。湟水又東逕樂都城南。樂都卽洛都也。後書馬武傳又戰于洛都谷。注云。湟水一名洛都水。西自吐谷渾界入。在今鄯州湟水縣。續志金城郡浩亶有雒都谷。亦卽此落都也。

合疏捕山閒虜注。

疏跡亦字近而譌。師古注作跡字爲勝。

此虜在竟外之册。

册卽策。此傳中凡策字俱作册。

合擊罕在鮮水上者。

壽昌案方輿紀要引括地志云。合黎水一名鮮水。攷合黎出張掖之刪丹。地志云。西至酒泉合黎。卽此水也。蓋鮮水卽西海。王莽傳羌豪獻地爲西海郡。卽此今謂之青海也。

目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

俗用佗負。佗字本此。案揚子方言。凡以驢馬駝載物者謂之負他。他卽佗字。本書司馬相如傳。駟駝。橐駝。顏注。橐駝者。言其可負橐囊而駝。故以名云。是唐以後借作駝。不作佗矣。後又出一馱字。見廣韻。集韻韻會正韻等書。玉篇云。馬負貌。卽此佗負之佗。今皆承用馱字。竝不知爲佗矣。

欲以歲數而勝微。將軍誰不樂此者。

顏注曰。久歷年歲。乃勝小敵。又注曰。言凡爲將軍者皆樂此。凌本無此注。九字。劉奉世曰。微。無也。讀當屬下句。言雖無充國。誰不樂此安便也。凌稚隆謂劉說爲勝。壽昌案。通鑑作欲以歲數而勝敵。注仍顏說。案師古勝小敵云云。原釋勝微之微字。通鑑就顏說改微字作敵。似不如舊讀義長。且荀紀亦作微。不作敵也。劉讀雖亦有意。然歲數與勝微。是對舉相較語。究以顏讀爲勝。

遣繡衣來責將軍。
漢制。直指使者繡衣案部。可以軍興法從事。

金城湟中穀斛八錢。

壽昌案。食貨志。穀至石五錢。是中土也。此每斛八錢。是邊地也。皆當宣帝時豐穰屢歲。

計度臨羌。東至浩亶。

壽昌案。臨羌。浩亶。皆金城郡之屬縣也。謹案大清一統志。臨羌故城。在今西甯府西甯縣西。浩亶故城。在今西甯府碾伯縣東。接平番縣。與西大通堡相近。浩亶水一名閣門河。入湟水。湟水又東合羌水。逕臨羌縣故城。蓋皆羌戎故城也。

其閒郵亭多壞敗者。

壽昌案。金城郡爲昭帝六年所置。至宣帝神爵初。不過二十年。而郵亭已多壞敗。觀下云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陜。以西道橋七十所。足徵壞敗不少。又案馮奉世傳。羌虜攻隴西府寺。燔燒置亭。絕道橋。是元

帝永元二年事。金城故隴西郡分置。地界相連。其郵亭壞敗。又可想見。

居民得竝田作。

壽昌案。竝田作言民田與屯田同時竝作。兩不相妨也。顏注曰。竝且也。非是。

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

議臣計議之臣也。張蒼稱計相。後世稱議政大臣之類。非專指議郎也。

五府復舉湯。

攷傳先云四府者。丞相御史大司馬左將軍也。此云五府者。加入右將軍也。攷段會宗傳。五府舉段會宗爲西域都護。時王商爲右將軍。壽昌又案。杜鄴傳。鄴說王音曰。成都侯商以特進領城門兵。復有詔得舉吏如五府。蓋前後左右將軍皆稱府。皆得舉吏。但四將軍不常置。亦不竝置。故時止四府也。

印家將軍目爲安世本持橐籥筆。事孝武數十年。

注。張晏曰。橐。契囊也。近臣負橐籥筆。從備顧問。或有所紀也。壽昌案。契卽挈。挈囊言可挈之以行也。梁書劉杳傳。周捨問杳。尙書宦著紫荷橐。相傳云挈囊。竟何所出。杳荅曰。張安世傳曰。持囊籥筆。事孝武皇帝數十年。韋昭張晏注竝云。橐囊也。近臣籥筆以備顧問。今無韋昭注。而張安世傳亦無此言。此杳一時誤記耳。

朝廷每有四夷大議。

朝廷宋祁曰。庭改作廷。壽昌案。庭廷古通用。說見前。

後充國家殺辛氏。至慶忌爲執金吾。坐子殺趙氏。左遷酒泉太守。

充國殺辛氏。應卽充國傳所載。辛武賢罷官。恨充國。上書告趙卬。卬下吏自殺。此時之事。然未明趙家何人殺之。殺辛氏何人也。慶忌傳稱三子皆貴官。皆有將帥材。亦未聞何子殺人。殺趙氏何人。竝有以殺人被罪者。其左遷酒泉太守。以傳與表核之。應在成帝初年未久也。

傳常鄭甘陳段傳第四十

介子以駿馬監求使大宛。

壽昌案。駿馬監屬太僕。而攷百官表。駿馬有令丞無監。續百官志注引同。後漢有左駿令。亦無監。疑此監字爲令丞字誤也。

樓蘭王安歸。

安西域傳作嘗。

隨移中監蘇武使匈奴。

時僅爲假吏。

拜爲光祿大夫。

蘇武傳。忠還時。僅拜爲中郎。或不久卽遷光祿大夫也。

惠事元帝三歲薨。

壽昌案。惠隨武在匈奴十九年歸。四十五歲而卒。計隨武出使時。惠年二十。至卒時亦當八十餘歲。初置校尉屯田渠黎。

張騫李廣利屯田事。本傳未載。於此補出。據此。則屯田事似自騫與廣利創之。鄭吉繼之。充國尙在後。吉於是中西域而立莫府。

後遂稱都護府。

吉薨。諡曰繆侯。

壽昌案。鄭吉以功封而薨。不應如張勃之諡爲繆也。疑此繆卽穆字。禮大傳序以昭繆。注。繆讀若穆。公羊傳。隱二年葬宋繆公。釋文。左傳作穆公。史記魯世家太公召公乃繆卜。注。徐廣曰。古書穆字多作繆。韋賢傳。秦繆以霸。卽秦穆公也。

臣幸得建疆漢之節。

不稱大漢。而稱疆漢。外域以疆爲大也。

不宜敢桀。

案周禮秋官注。古人稱桀黠者。其凶暴若桀也。諡法曰。賊人多殺曰桀。此言不敢肆凶暴也。求谷吉等死。

本書以尸爲死。廣川王傳卽取他死人與都死付其母。謂死者尸也。與此同。非凡所見。事必不從。

壽昌案。凡常也。此言發屯田吏士歐烏孫從兵以伐邳支。非常所見。其事必不從。不如矯制行之也。顏注支晦。

而康居副王抱闔將數千騎。

副王當是其王之副。若匈奴中左右賢王也。

而至今無名王大人。

案匈奴稱貴臣爲大人。

傳戰大內註。

傳戰大內疑是傳呼出戰。竝大內諸人一齊助戰。若掃境而出也。此時城未破。何由入內。而且戰且行也。觀下走入大內益可知。顏注誤。

天氣精明。

精卽晴也。亦作曜。說文無晴字。

漢元目來。

漢元言自漢建元也。武帝始伐匈奴。建元始武帝。故以爲言。

有詔卽訊恐下獄使人報湯湯爲訟罪得踰冬月。

卽訊謂卽時定讞也。漢律雖無可攷恐無議獄而有司就所居攷問之理。匡因聞卽訊之詔而恐故屬湯爲訟罪得以踰冬月而緩死也。

目所犯劇易爲罪。

劇事之最要者易事之稍平者欲以此爲罪之輕重也。

立小昆彌兄末振將。

通鑑攷異曰烏孫傳以末振將爲安日弟此傳作兄誤。壽昌案此下云小昆彌烏犁靡者末振將兄子也。烏犁靡爲安日之子則此兄字乃轉寫之譌非傳誤也。烏犁靡烏孫傳作安犁靡。

末振將殺大昆彌會病死漢恨誅不加。

壽昌案西域傳末振將爲大昆彌劄侯難栖所殺非病死又云漢恨不自責誅亦非恨誅不加。

孫建用威重顯。

壽昌案西域傳下云兩昆彌皆弱卑爰窳侵陵都護孫建襲殺之建之功僅此一見後事詳王莽傳又云郭舜以康平著案舜事見西域傳卷上。

漢書注校補卷四十四

雋疏于薛平彭傳第四十一

治春秋。

當是治春秋公羊家。

不疑據地。

壽昌案。據地當是以手下據。古人席地而坐也。不疑因進戒辭。故先據地以示敬。東方朔傳。酒酣據地。皆非若今離坐而下據地也。

不疑發覺收捕。

因餅侯先事告知。故得發覺也。

父子并爲師傅。

漢時從父從子稱父子。無後世伯叔姪之稱。傳中父子凡三見。

今日飲食廢且盡。

史記平準書索隱。引劉氏曰。廢。出賣也。此言所餘金賣已將盡也。

宜從丈人所。

顏注、丈人、莊嚴之稱也。壽昌案、易、師貞、丈人吉。注、嚴莊之稱也。卽師古說所本。久矣丁壯。

女亦歸丁口算。故云少婦爲丁壯。

學士咸聲焉。

壽昌案、呂覽、過理、臣聞其聲。注、聲、名也。淮南、脩務、聲施千里。注、同。禮記、表記、先王諡以尊名。注、名者、謂聲譽也。是聲與名互訓也。或有易聲爲稱者、似轉淺。王溫舒傳、廣平聲爲道不拾遺。卽此聲字。

自聖人推類目記。

推類目記、皆緯書所言。此已開東漢信緯之漸。

臣自刎目汚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

顏注、言不以理終。不得立廟也。一曰、以見死傷犯於齋絜。不得入廟祠也。劉放曰、一說是也。時帝欲入廟。壽昌案、後書、蔡邕傳、清廟祭祀。以蕃國疎喪。宮內產生。及吏卒小污。屢生忌。故續禮儀志、齋日有汚染解齋。知漢律血汚卽不得入廟祠也。顏注未能切引。

縣其安車傳子孫。

顏注、致仕縣車蓋亦古法。引韋孟詩語爲證。壽昌案、禮記、曲禮正義引白虎通云、臣年七十懸車致仕。懸車示不用也。本書申公傳安車以蒲裹輪。是漢制然也。公羊桓五年傳、仍叔之子來聘。注、禮七十縣

輿致仕。疏云。說文謂之懸輿者。淮南子云。日入於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謂之懸輿。舊說云。日在懸輿。一日之暮。人年七十。亦一世之暮。而致其政事於君。故曰懸輿致仕也。此懸車別一義。非事實也。目明經爲博士。

當治尙書學於太子太傅林尊。

上使使者召欲封當。

壽昌案。漢相以關內侯終未受爵邑者。惟平當一人。

子晏。目明經歷位大司徒。封防鄉侯。

壽昌案。晏爲大司徒。已在平帝末年。莽始建國元年。晏以大司徒就德侯。已不用漢之防鄉封矣。爲莽太傅。封就新公。後莽分陝爲二伯。以晏爲左伯。莽天鳳七年三月。晏從吏過例掖門。僕射苛問不遜。戊。曹士收繫僕射。莽大怒。使執法發車騎數百圍太傅府。捕士卽時死。地皇元年七月。晏死。

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

周勃與子亞夫亦父子宰相。殆以亞夫不得令終也。案平晏後降。莽封公。不終爲漢相。何能與韋并列。亦大不如條侯之世也。班不以次韋傳後甚明。獨此一語殊未審。齊召南云。此但言由布衣以文學升庸者耳。此或是一義。

目王國人出爲太原太守。

注李奇曰。初漢制王國人不得在京師。茅坤曰。漢初王國人不得補朝官。已是中改。必由昌邑王與宣帝以民間起家。即帝位。故時從龍者。竝得蹶起高位。故爲改制如此。壽昌案。從龍起至高位者。不始於昌邑宣帝。先時文帝脩代來之功。中尉宋昌擢爲衛將軍。封壯武侯。此外張武等六人官皆至九卿也。特改制由此。洵如茅說耳。又案李注不得在京師。在字疑當作仕。

遷御史大夫轉爲大司空。

壽昌案。成帝紀。綏和元年夏四月。罷御史大夫爲大司空。封爲列侯。哀帝紀。建平二年。罷大司空。復御史大夫。元壽二年。正三公官分職。御史大夫彭宣爲大司空。百官表云。元壽二年。復爲大司空。是大司空。即御史大夫更名。此云轉爲大司空。似誤。

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二

依老子嚴周之指。

此作嚴周。而藝文志仍作莊子。恐稱嚴子。則人不識也。

舉茲目旃。不亦寶乎。

顏注。自此以上。皆揚雄之言也。壽昌案。出法言問明篇。

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慙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又昔召公述職。至甘棠之詩是也。

揭毛詩作偁。慙毛詩作怛。此韓詩說也。義與毛傳同。韓詩外傳云。傳曰。國無道則飄風厲疾。暴雨折木。陰陽錯氣。夏寒冬溫。春熟秋榮。日月無光。星辰錯行。民多疾病。國多不祥。羣生不壽。而五穀不登。當成周之時。陰陽調。寒暑平。羣生遂。萬物寧。故曰。其風治。其樂連。其驅馬舒。其民依依。其行遲遲。其意好好。詩曰。匪風發兮。云云。其以周道當成周時。亦同毛義。吉學韓詩見儒林傳。韓詩外傳云。昔者周道之盛。召伯在朝。有司請營召以居。召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而就蒸。庶於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斷焉。召伯暴處遠野。廬於樹下。百姓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勸。於是歲大稔。民給家足。其後在位者。驕奢不恤。元元稅斂繁數。百姓困乏。耕桑失時。於是詩人見召伯之所休樹。美而歌之。詩曰。蔽芾甘棠云云。此之謂也。又攷說苑引蔽芾甘棠傳曰。含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與此同。劉向習魯詩。殆兩家詩說相同也。

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
後世恆言本此。

躋之仁壽之域

仁壽之域。胡三省曰。此以仁壽竝言。仁者不鄙詐。壽者不夭折也。顏注非是。壽昌案。胡說亦拘。徐幹中論卷下天壽篇云。壽有三。有王澤之壽。有聲聞之壽。有行仁之壽。詩云。其德不爽。壽考不忘。此聲聞之壽也。孔子曰。仁者壽。此行仁之壽也。書曰五福。一曰壽。此王澤之壽也。仁壽之域。當兼此二說。

又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皋陶伊尹。

壽昌案。皋陶爲顓頊之後。爲八愷之一。本世族也。與伊尹耕于莘野不同。此特本論語選于衆兩語。故

爲此說也。

除任子之令。

哀帝卽位。除任子令。距王吉時已更四帝矣。

能爲騶氏春秋。

騶氏藝文志作鄒。春秋家有鄒氏傳十一卷。志云。鄒氏無師。吉之學又從何受耶。

好梁邱賀說易。令子駿受焉。

駿不及梁邱賀時。實受易學於賀之子臨。

奏免丞相匡衡。

壽昌案。衡爲光祿勳。舉駿有專對材。是衡固王駿舉主也。

自父任爲郎。

吉始欲除任子之令。議未得行。其孫崇遂以父任爲郎。卒爲名臣。

爲傅婢所毒。薨。國除。

以爲傅婢毒斃。不能正其終。故除其國也。

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爲鮮明。而亡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蓄積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疏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

壽昌案。前旣亡金銀錦繡。又所載不過囊衣。何從見其鮮明。後家居布衣疏食。復何從怪其奢。數語殊矛盾。

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

王陽作黃金之說。俗傳如此。班史載之傳末。應劭以爲陋而譏之。

遷禹爲光祿大夫。

此孝元初元五年事。是歲十二月禹卒。時以光祿大夫月餘。遷長信少府。旋遷御史大夫。數月而卒。適八十一歲。

至拜爲諫大夫。秩八百石。奉錢月九千二百。

壽昌案。百官表諫大夫比八百石。此脫比字。攷表注及後書百官領奉例。無八百石比八百石兩等。時僅有諫大夫一官。及左右庶長爵是八百石。至成帝時。除八百石。就六百石。故奉錢無可攷。賴此猶存其數。若以十斛抵千錢。則校千石轉多二斛。蓋千石奉月九十斛也。

又拜爲光祿大夫。秩二千石。奉錢月萬二千。

壽昌案。百官表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此亦脫比字。攷二千石奉月百二十斛。若以十斛抵一千。恰如

其數而續志云。凡諸受奉皆半錢半穀。則未知何算也。

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

壽昌案。此為武帝第一虐民敝政。幸貢公此疏。自此始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計當是元帝初元三年事。

又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其繇役。

壽昌攷元帝本紀。初元三年六月詔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百官各省費。是三年已減宮衛。其長樂衛屬太后。自不能省也。攷百官表初元五年六月。少府貢禹為御史大夫。十二月卒。與紀傳俱合。是宮衛罷已三年。傳乃云禹為御史大夫有此奏。疑有誤。當是禹為諫大夫時。

陛下過意徵臣。

案。過猶過不及之過。意猶念也。言過蒙垂念也。顏注曰。過猶誤也。非。

凡有一子。年十二。

是禹七十歲所生。

徵孔子之言。亡所折中。

顏注。折。斷也。非孔子之言。則無以為中也。音竹仲反。壽昌案。顏音訓俱失。攷史記孔子世家贊。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索隱注引離騷曰。明五帝以折中。王叔師曰。折中。正也。是訓中為正。無音注。知當讀本。

音折中一作折衷衷中心也卽中字。

皆楚人也。

楚國彭城人。

二人相友。

兩襲同里而非一族故但稱相友。

有詔爲駕。

詔有司爲備車馬不乘私車下有云行道舍傳舍皆是若今之馳驛。

初琅邪邴漢亦曰清行徵用至京兆尹後爲大中大夫。

孝成綏和二年邴漢字游君以光祿大夫遷京兆尹數月病爲中大夫見百官表。

漢兄子曼容。

邴曼容名丹受易學於魯伯。

曰魯詩教授。

承其師薛廣德魯詩之傳又舍初仕楚王楚固世傳魯詩也。

使者要說。

壽昌案要猶挾也卽要君要盟之要也使者挾莽之威勢以說之也。

龔生竟天天年。

七十九死而謂之夭。悲其不能隱去。致不令終也。

行部乘傳。去法駕。駕一馬。舍宿鄉亭。爲衆所非。

壽昌案。如鮑宣所行。卽後世所謂輕騎減從也。旣爲衆非。復以丞相司直郭欽奏劾坐免。攷景帝紀。中五年五月。特詔車駕衣服宜稱。令長吏二千石。車朱兩幡。千石至六百石。朱左幡。不如法令者。皆上丞相御史請之。續禮儀志云。郡國守相皆勸民始耕如儀。諸行出入皆鳴鍾。皆作樂。韓延壽傳。在東郡時。試騎士。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駕四馬。傳總建幢檠。植羽葆。鼓車歌車。功曹引車。皆駕四馬。載檠戟。五騎爲伍。分左右部。軍假司馬千人。持幢旁轂。歌者望車楚歌。騎吏持戟夾陛列立。騎士從者帶弓韃羅。後雖延壽以上僭被劾。亦可見漢時太守行部威儀之赫奕矣。張敞傳云。敞無威儀。時罷朝會。使御吏驅。自以便面拊馬。終以此不得大位。宣領豫州牧。位甚尊。而行部簡略。故郭欽以違制劾奏。後書。謝夷吾爲鉅鹿太守。後以行春乘柴車。從兩吏。冀州刺史上其儀序失中。有損國令。左轉下邳令。蓋其制至後漢猶然也。

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

案。霍卽臙。文選注。肉羹也。顏注爲豆葉。貧人茹之也。非是。宣劾董賢貪縱。何得引貧者之食耶。

白虹軒日。

軒卽干也。正韻音干。蟲侵物類篇犯也。

復壞暴室。

案暴室一作薄室。屬少府。此直毀壞官舍也。

中丞侍御史至司隸官。

壽昌案。至司隸官是官舍也。禮玉藻。在官不俟屨。注。朝廷治事處曰官。又禮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府庫朝皆有其地。官與之對舉。知官亦以其所處言也。左傳。卿置側室。杜注。側室。支子之官也。官卽官舍。王先謙曰。至司隸官止言官。不言官舍。猶之下吏止言吏。不言吏獄也。

沛郡則唐林子高。唐尊伯高。

唐林師事許商。商號其弟子爲四科。林爲德行。而唐尊名不見儒林傳。殆以其被虛僞名事王莽也。莽傳中書其字子虞。與此作伯高異。

始險麋郭欽。哀帝時爲丞相司直。平帝時遷南郡太守。杜陵蔣詡元卿爲兗州刺史。王莽居攝。欽詡皆以病免官歸鄉里。臥不出戶。卒於家。

壽昌案。欽卽前劾鮑宣者也。水經渭水注云。汧水又東南逕險麋縣故城南。昔郭欽恥王莽之徵。而遜跡於斯。此郭欽疑卽郭欽。欽與欽字近而譌也。若王莽傳戊己校尉郭欽。又別一人。北堂書鈔引三輔決錄云。王邑爲從弟奇求蔣詡女。盛服送之。詡女辭不取。但衣青布曰。受父命。不敢違。邑乃歎曰。所以

與賢者婚。欲爲此也。三國魏志荀彧傳。裴松之注云。昔蔣詡姻于王氏。無損清高之操。正指此事。王邑在莽時爲大司空。

章賢傳第四十三

國有豕韋。

後漢地理志。東郡白馬有韋鄉。注。杜預曰。縣東南有韋城。古豕韋氏之國。唐書宰相世系表。韋氏世系原委。卽以詩爲本。齊氏召南謂春秋戰國數百年中。詩書竝無有國名豕韋者。韋孟謂歷世會同。豈可信哉。壽昌案。張湯傳。馮商謂湯爲畱侯後。班以太史公未載闕焉。湯去畱侯未久而世系已不可信。況韋氏之歷夏殷周至秦漢數千百年哉。

至於有周。歷世會同。王赧聽讒。實絕我邦。

案左傳。范宣子曰。勾之祖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杜預注曰。豕韋國於東郡白馬縣。殷末國爲唐。周成王滅之。據此何能至赧王時。豕韋尙存。卽存。范宣子何以不列及也。韋孟自敘其祖。而疎舛至此。應劭注又實其妄。皆不可解。又案邦爲高祖諱。而數詩中我邦。邦事。外邦。他邦。屢見不一見。雖臨文不諱。不應全不避忌如此。本書蓋諸等列傳贊國之司直。邦作國。王嘉傳。亡敖佚欲有國。卽尙書毋教。逸欲有邦。此兩處皆避高祖諱。他處更不勝記。檢漢人碑刻。於高帝諱有避有不避者。似隨筆無一定。如洪氏隸辨所述。石經論語。邦君爲兩君之好。何必去父母之邦。尙書。安定厥邦。皆書邦作國。而樊毅

碑命守斯邦。劉臻碑。來臻我邦之類。皆不諱。今攷韋詩及各傳亦如是。豈讀經皆諱。而臨文竟可不諱耶。

悠悠媠秦。

稱秦爲媠秦。亦僅見。韋元成傳稱亂秦。

迺眷南顧。授漢于京。

壽昌案。曰南顧者。以高帝爲沛公始都南鄭也。

既者且陋。

陋與朝叶。猶詩清人在軸。駟介陶陶。軸陶爲韻。子之茂兮。遭我乎狶之道兮。茂道爲韻也。下舊與朝叶。

同此。

目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

壽昌案。自韋孟爲楚王傅。作詩諷王。至賢五世皆習魯詩。迨元孫賞。猶以明詩稱。儒林傳稱詩有韋氏學。然未聞有書也。攷漢執金吾丞武榮碑。有云。治魯詩經。韋君章句。則似魯詩有韋君章句矣。榮去韋時未遠。碑語當不妄。或謂魯詩亡於西晉。并此章句亦亡之。然七略藝文志均未錄何也。

遷大河都尉。

壽昌案。大河郡本濟東王國。武帝元鼎元年國除爲郡。名大河。凡六十五年。至宣帝甘露二年爲東平。

國故本書地志無大河名也。大河改爲東平。正元成由太常免侯廢居之時。

宏懷謙不去官。

顏注云。謂若欲代父爲侯。故避嫌不肯也。疑唐時本懷謙作懷嫌。元成詩有云。惟我俊兄。是讓是形。則作謙爲是。

五世壙僚。

壙同曠。賈誼新書。天下壙壙。一人有之。注。壙壙。空廓貌。一云空曠也。本書李夫人傳。託沈陰以壙久兮。師古注。壙與曠同。

媵彼車服。黜此附庸。

魏相傳。子宏甘露中有罪。削爵爲關內侯。師古曰。宏坐騎至宗廟下。大不敬也。與元成此事相類。而元成詩乃以媵彼車服。黜此附庸。爲言似其削爵爲關內侯。因不駕駟馬車而騎。非因騎至廟下也。觀鮑宣傳。行部去法駕三馬。爲衆所非。爲司直郭欽劾免。則詩語爲信。

于貳其尤。

尤與辭叶。猶易林。蔡侯兩裘。久若流離。裘與離叶。左傳。爲雷爲火。爲羸敗姬。不利行師。敗于宗邱。姬與邱一韻。本書趙王歌。爲王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報仇。之與仇一韻。九章。呂望屠于朝歌兮。甯感歌而飯牛。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牛與之一韻也。

貶黜十年之間。

據百官表攷之。元成以太常免官在五鳳三年。至永光二年爲丞相。當十五年。此云十年之間。約辭也。初高祖時。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

壽昌案。漢宗廟制度。祭享儀節。郊祀志不詳。詳於此傳。

令疏遠卑賤。共承祭祀。

顏注。共讀曰恭。壽昌案。顏說非也。此共字當讀如本音。不得如他處作恭。玩文義自明。

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且其祖配之。而立四廟。

壽昌案。本禮記喪服小記語。此引作祭義。或元成等當日別引古禮篇名也。禮記集說。劉氏牧曰。而立四廟。云天子立四廟。非也。此一句上有脫簡耳。當曰。諸侯及其太祖而立四廟。吳氏澄曰。而立四廟四字無所系屬。義不可通。劉謂此句上有缺文。當曰。諸侯及其太祖而立四廟。案大傳以其祖配之。下有此六字。劉氏所謂有缺文者是也。今從其說。而以大傳篇之文補之。秦蕙田曰。元成他無所據。而引此闕文爲據。一誤。指立四廟爲王者之禮。雖有配天之祖。亦不得立廟。則天子止得四廟。比諸侯反殺其一。二誤。禮莫大於配天。既祭天以祖配矣。而乃不爲祖立廟。豈宗廟之禮。反隆於配天之禮。而乃靳之耶。三誤。配天以功德。不限定五世之祖。而曰不爲立廟。親盡也。四誤。小記之文本言禘祭太祖所自出。而以太祖配之。如商禘馨而契配。周禘馨而稷配。與祭天配天何與。而乃以禘爲祭天。以配爲配天。

五誤。是惟劉歆之論足以正韋之失矣。壽昌竊謂而立四廟。照鄭注亦自可解。古禮傳自高堂生。五傳至戴聖始傳禮記。正當元成時。必不致有脫誤而反引之也。或此篇含意未申。大傳篇補申其說。後至劉歆推闡愈密。而皆從元成發之。似不得謂之誤也。

周之所目七廟者。

古文尙書咸有一德篇云。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孔疏曰。天子七廟是常事。禮器家語荀卿書穀梁傳皆曰。天子立七廟。以爲天子常法。不辨其廟之名。漢韋元成議云云。良由不見古文。故爲此謬說。王鳴盛尙書後辨云。呂覽卷十三論大覽引商書云。五世之廟。可以觀怪。作僞者取其文。而加以改竄。不知七廟始于周。夏商以前未有也。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云。此周制。鄭據禮緯稽命徵及鉤命決云。唐虞五廟。親廟四。與始祖五。禹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故七廟獨周制爲然。

嗣曾孫皇帝。

壽昌案。元帝禱高祖文武帝廟也。此曾孫不以世次言。書武成云。惟有道曾孫周王發。詩信南山。曾孫田之。注。曾孫主祭者之稱。曾重也。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之也。又檢續志補注引漢儀云。桓帝祠恭懷皇后祝文。孝曾孫孫皇帝志。嘏辭云。于爾孝孫曾孫孫皇帝。蓋仿此。

故定著令。

壽昌案。漢制有令甲令乙之類。蓋上特定著令。則在律令之外。如高祖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是也。此則高后所定。猶今之欽定專條也。

春秋左氏傳曰。

壽昌案。西漢上議內引左氏傳始見此。

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

周世禋曰。從來稱殷有三宗。而不數成湯。於理未安。然國語及祭法。皆言祖契而宗湯。則湯固殷宗。不獨三也。據商頌。則湯實稱祖。故賀循云。殷有二祖三宗。然則殷之特廟。蓋有四矣。壽昌案。太宗稱太甲。高宗稱武丁。則湯稱宗亦無可立名。自應照商頌。稱烈祖爲當。故賀循亦不能易三宗之說也。

勿髡勿伐。

髡。今詩經作翦。壽昌案。釋文引韓詩。翦作剗。蔡邕劉鎮南碑。蔽芾甘棠。召伯聽訟。周人勿剗。我賴其楨。亦作剗。作髡者。僅此一見。

故春秋外傳曰。

引左氏國語。見前嚴助傳。此再見。

考觀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矣。

壽昌案。續志注蔡邕表志曰。宗廟迭毀。議奏國家大體。班固錄漢書。乃置韋賢傳末。臣以問胡廣。廣以

爲實。宜在郊祀志。去中鬼神仙道之語。取賢傳宗廟事。寘其中。旣合孝明旨。又使祀事以類相從。劉昭曰。至如孝武皇帝淫祀妄祭。舉天下而從焉。疲耗蒼生。費散國畜。後王深戒。來世宜懲。志之所取。於焉斯允。不先宗廟。誠如廣論。悉去仙道。未易或罔也。自是歷代諸儒論宗廟之制。多以歆說爲然。朱子尤取其說。何焯曰。孝武幾亂天下。豈得復居不祧之列。夏侯長公始議廟樂者。踴矣。建昭詔書。乃病困不擇音也。又曰。歆議廟制。可謂深博。武帝稱宗。則非篤論。固當分別觀之也。壽昌謂後儒論古。議武帝者居多。若漢世方追頌功德之不暇。不獨元帝不敢毀議。卽後漢諸帝亦何忍言其非。至韋元成劉歆等。分屬臣子。更不敢追奪其世宗之稱也。卽後漢胡廣亦祇言宜載入郊祀志。去其中鬼神仙道之語而已。未別加訾詆。謂其不宜宗也。安得謂歆之非篤論乎。

漢書注校補卷四十五

魏相丙吉傳第四十四

千秋子爲雒陽武庫令。

壽昌案。田千秋子順已嗣侯。此當是其次子。

徵相入爲大司農。遷御史大夫。

孝宣本始二年徵爲大司農。三年遷御史大夫。

兄子樂平侯山。

顏注。山者去病之孫。今言兄子。此傳誤。壽昌案。非誤也。此蒙禹而言。謂其從兄嬪之嗣子也。觀下云兄

子秉樞機可知。

政繇冢宰。

當時大將軍稱冢宰。案論語。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周書惟周公位冢宰。古昔總政者。卽爲冢宰。不必

如周官冢宰之稱天官也。

相遂代爲丞相。

地節三年。相代章賢爲丞相。

練羣臣。

案禮月令簡練桀俊。本書禮樂志練時日注。練選也。言簡選羣臣也。

不足致意中。

致意中致置也。後漢書凡置皆作致。

軍旅之後必有凶年。

顏注曰。此引老子道經之言。壽昌案。老子上經第三十篇。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

章卽襄章也。

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

壽昌案。此必因舉天子所服。故各取以名之。非其人原名此也。師古謂貢禹別一人。其年代固不相及。

卽趙堯亦必非代周昌爲御史大夫者。

子宏嗣。甘露中有罪。削爵爲關內侯。

顏注曰。宏坐騎至宗廟下。大不敬也。壽昌案。表作甘露元年。非甘露中。表又云。騎至司馬門。非宗廟下。

云不敬。無大字。若大不敬。豈尙能降爲關內侯也。

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

宣帝之初名病已。卽以此也。

豈宜褒顯。

壽昌案。豈猶其也。禮曾子問。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必不棺斂於宮中。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王引之曰。豈不可。其不可也。吳語。大王豈辱裁之。豈亦其也。豈亦猶幾也。史記。黥布傳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徐廣曰。幾一作豈。幾豈冀也。

代魏相爲丞相。

神爵三年。吉爲丞相。時宣帝卽位已十五年。

西曹地忍之。

注。李奇曰。地猶第也。師古曰。地亦但也。語聲之急也。壽昌案。地之爲第。竝無義。不過音同而隨筆書之。後人不敢改古書。因望文生訓耳。外戚傳。班婕妤傳。蛾而大幸之。蛾卽俄。亦猶是也。漢楊孟文頌碑。憲重齮狩。卽惡蟲敵獸。而以狩爲獸。亦但取音同也。

瑣科條其人。

壽昌案。韻會。瑣。細也。仲長統詩。古來繚繞委曲如瑣。司馬相如傳。豈特委瑣握躡。拘文牽俗。此言瑣者。言詳細委曲。科條其人之賢否。張晏訓瑣爲錄。語氣不貫。

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目得譴讓。

壽昌案御史大夫是黃霸見百官表。

士亡不可容能各有所長。

方扶南從能字句能音耐。

先是顯爲太僕十餘年。

百官表丙顯於甘露四年爲太僕一年爲建章衛尉。

眭兩夏侯京翼李傳第四十五

眭兩夏侯京翼李傳。

凌稚隆曰六人者皆以明經推陰陽說災異而卒不得所終故同傳壽昌案六人中惟眭孟京房誅死若兩夏侯翼奉則皆壽貴傳子孫李尋亦滅死徙邊郡凌氏之言不獨失攷直妄語也。

眭宏字孟魯國蕃人也。

顏注曰眭音息隨反今河朔尙有此姓壽昌攷魏書逸士傳眭夸趙郡高邑人其祖邁父邃俱有名知

顏說爲信也。

從嬴公受春秋。

春秋公羊家。

先師董仲舒有言。

睦孟受學於嬴公。嬴公受學於董仲舒。嬴在昭帝時爲諫大夫。孟爲符節令。應得及仲舒。時漢儒講家法。故嬴公之師。孟亦稱先師也。

賜爵關內侯。目與謀廢立。定策安宗廟。益千戶。

劉奉世曰。關內侯無國。云何言益。壽昌案。漢初封關內侯。食邑者多。如申屠嘉傳云。孝文元年舉故以二千石從高祖者。悉以爲關內侯。食邑二十四人。而嘉食邑五百戶。婁敬傳云。迺封敬二千戶爲關內侯。號建信侯。是名號侯卽關內侯。皆可食邑也。既有邑可食。何不可益戶之有。

上知勝素直。謂曰。先生通正言。

壽昌案。勝見時謂上爲君。誤相字於前。上轉親信。此復面稱先生。下太后爲勝死素服五日。皆足徵漢時待師傅之重。

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

顏注。青紫。卿大夫之服也。葉夢得曰。漢丞相太尉皆金印紫綬。御史大夫銀印青綬。此三府官之極崇者。勝云取青紫謂此也。小顏但據當時所見。誤以爲卿大夫之服。漢卿大夫蓋未服青紫也。壽昌案。百官表前後左右將軍位上卿。金印紫綬。是與丞相太尉皆稱上卿。不必九卿稱卿也。至御史大夫單稱大夫。鹽鐵論可證。葉之駁顏。似乎過泥。

事梁人焦延壽。延壽字贛。

壽昌案延壽字贛之字應作名古名字互通字卽名也。觀下俱稱贛可知。洪适隸釋云漢中黃門譙敏碑云其先故國師譙贛傳道與京君房此碑以焦贛爲譙左傳楚師伐陳取焦夷注謂焦今譙縣是焦譙通用也。後書律厯志房受學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卽此。

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

壽昌案孟康注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注一日六十四

注亦衍

卦爲三百六十日餘四卦震離坤坎爲方

伯監司之官是六十四卦之四字爲衍也。宋祁曰別本作六十四卦足徵宋初本原無四字殿本從之是也。

上曰唯有道者能目往知來耳。

宋祁曰江南本能以性智求耳徐鍇改往知來非是壽昌案以往知來本諸易義自較以性智求三字爲切實鍇必從舊善本改正宋謂其非者謬也。

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

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王羲之蘭亭序語本此。

後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

上令房上弟子云云言上令房上其弟子名籍也。

秩八百石。

壽昌案。漢制郡太守秩二千石。增秩者中二千石。元帝建元二年益三河大郡太守秩。魏固大郡也。而其秩八百石者。攷黃霸傳。霸守京兆尹。以乏軍興等罪。連貶秩。以八百石爲潁川太守。房爲郎。本六百石。出試爲守。未卽真。特爲增損其秩。如宣帝時之制也。又案成帝時除吏八百石。就六百石。此在元帝時尙存八百石秩也。

房去月餘。竟徵下獄。

太平御覽卷五。引謝承後漢書曰。吳郡周敞師事京房。房爲石顯所譖繫獄。謂敞曰。吾死後四十日。客星必入天市。卽吾無辜之驗也。房死後果如言。壽昌攷五行志。元帝初平元年二年俱有客星見。此在建昭以後。未書客星。豈志失載。抑謝書未可信耶。

辰爲常事。時爲一行。

注。孟康曰。假令甲子日。則一日一夜。爲子時十二時也。日加之行過也。壽昌案。此則時字。爲今世天文家所云某時之時。

至秦迺不說。傷之目法。

左傳昭公十八年。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釋文說音悅。此顏音訓所本也。

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溫室、承明耳。

壽昌又案揚雄傳甘泉因秦本奢泰而武帝復增通天高光迎風宮外近則洪崖菊皇儲胥弩陸遠則石關封巒枝鵲露塞師得漢時宮殿前後增加略備於此若上林之制度地勢廣狹則前見東方朔傳及司馬相如上林賦

五經六緯

劉敞駁注曰正言星宿何故忽說五經蓋爲二十八舍壽昌案劉說是矣然以二十八舍當之亦不確案史記天官書有云故紫宮房心權衡咸池虛危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爲經不移徙此所云五經也又云三能三衡者天廷也注引晉書天文志云三台主開德宣符也所以和陰陽而理萬物也三衡者北斗杓三星爲玉衡人君之象號今主也此所云六緯

翼張舒布

張晏注舒布張廣也壽昌案張旣訓張舒布亦訓張於文爲不辭攷翼二十二星張六星次於翼之前張以明爲吉猶翼以明大爲吉故云舒布不得以張屬翼言謂張非星也

聖人承天賢賢易色取法於此

顏注曰賢賢尊上賢人易色輕略於色不貴之也壽昌案論語孔注言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正義云賢賢者謂於人之賢者賢之宋先生翔鳳樸學齋札記賢賢易色明夫婦之倫引詩序髮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語爲證王念孫引廣雅釋言云易如也賢賢易色猶言好德如好色也壽昌謂顏

注與李尋所說義相合。其訓義爲輕略者。左傳襄十五年易淫樂之曠。注易輕也。國語晉語貴貨而易土。國策秦策願王之勿易也。注同。是顏亦本古義也。

陰桀得作。

壽昌案。毛詩傳。伯兮桀兮。桀特立也。此言陰本伏於陽。而陽不能制之。故陰得特出而得起也。或曰。桀訓特。特與慝同音。左傳昭十五年。季平子曰。惟正月慝未作。日有食之。五行志劉向說曰。慝謂陰爻也。是桀亦可訓陰慝也。古字多有以音通者。如下之川爲穿。落脈之爲絡脈也。

皆川水漂踊。

顏注。川者。水貫穿而通流也。壽昌案。說文。川。貫穿通流水也。釋名。釋水云。川。穿也。穿地而流也。爾雅。釋水注。李巡曰。水流而分交錯相穿。故曰川也。

唯財留神反覆。覆愚臣之言。

劉敞云。衍一覆字。壽昌案。此言惟裁察留神。反覆思之。覆案臣言。漢人多此等語。此覆字不必去。哀帝初立。司隸校尉解光。

壽昌案。百官表。司隸校尉武帝初置。成帝四年省。哀帝綏和二年復置。但爲司隸。此云初立。又稱司隸校尉。皆不合。亦史臣隨筆之誤耳。

蓋聞尙書五曰考終命。言大運壹終更紀。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麻定元。數如甲子也。

壽昌案。書洪範鄭注曰。考終命。考成也。終性命。謂皆生佼好以至老也。本書元帝紀。初元二年詔。黎庶康寧。考終厥命。王鳴盛後案。引荀子成相篇云。治之道美不老。君子由之佼以好。劉向說苑建本篇云。尙書五福。以富爲始。國家以昌熾。士女以佼好。禮儀以行人。心以安。并與鄭合。此漢經師相傳舊說。王氏蓋謂考終命屬貌。對惡爲醜陋。故云佼好至老也。此書與此訓又不同。未詳爲誰師之說。

田終術。

壽昌案。翟方進傳。方進師星麻於長安。令田終術。又見王莽傳中。

趙尹韓張兩王傳第四十六

平準令。

續漢書。平準令六百石。韋昭釋名辨云。主平物價。使相依準。

主名起居。

主名。謂其宗族賓客之名。姓。起居。猶勳定也。顏注泥。

又教吏爲詡箒。

詡。說文。受錢器也。古以瓦。今以竹。集韻。下遘切。音候。玉篇。如埴。可受板書。箒。令密事。壽昌案。詡箒。从缶。知是瓦爲之。蓋一器。工製如詡。而形狀似箒。可投書其中。令入不得出也。師古復云。或詡或箒。非是。尤善爲鈎距。

鈞之使言距之使不測也。本文解釋最明妙。無庸各注紛糾。

地節三年七月中丞相傅婢有過自絞死。

通鑑攷異曰。蓋傅婢死事已數年。而廣漢追發其事也。壽昌攷百官表。地節三年六月魏相爲丞相。此事在七月。則相爲丞相剛一月也。又攷本始三年廣漢爲京兆尹。六年下獄要斬。計廣漢死當地節四年。是追發傅婢事。僅踰一年。不得有數年也。

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收奴婢十數人去。責以殺婢事。

壽昌案。後書龐參傳。參在順帝時爲太尉。其夫人疾前妻子。投於井而殺之。洛陽令祝良聞之。率吏卒入太尉府。案實其事。乃上參罪。遂自災異策免。有司以良不先聞奏。輒折辱宰相。坐繫詔獄。旋以良得百姓心。洛陽吏人守闕請代其罪者。日有數千萬人。詔乃原刑。廣漢此事與祝良相似。而各不同。良見原。而廣漢卒被重誅者。緣龐參縱後妻虐死其前子。魏相自以過笞婢出。至外始死。非夫人妒害。且僅一婢也。廣漢爲京兆尹。自將吏卒突入丞相府。召訊夫人。使跪庭下。其凶悍之氣。摧辱大臣已極矣。誅死何足惜哉。

百姓追思。

案廣漢兄子趙貢爲吏。亦有能名。見辭宣傳。

及翁歸爲市吏。

漢內史屬官有長安市長。齊職儀曰：市令、周有司廛肆師、司市，皆其任也。

河東二十八縣，分爲兩部。

壽昌案：地理志河東郡屬縣二十四縣。蓋元始時已改除四縣入他郡。此宣帝時猶二十八縣也。觀張敞傳：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地志：山陽郡戶十七萬二千八百四十七口八十萬一千二百八十八。蓋傳綜宣帝時地志綜元始時之數，故不能齊同。凡此可類推也。

高至於死。

高猶極也。下極者同。

收取人必於秋冬。

漢以冬盡決囚，必於秋冬收取者，使不得展緩逃死也。

延壽於是令文學校官諸生。

顏注云：校亦學也。壽昌謂官卽官舍也。後書明帝紀：永平十年，召校官子弟作雅樂，奏鹿鳴。校官二字，與此同。此以諸生係於校官下，彼以弟子係於下，猶言學舍之諸生弟子也。若以校官作職名解，誤矣。

賈偶車馬。

偶車馬。史記孟嘗君傳：木偶人謂土偶人。注：象人曰偶。木土像亦曰偶。本書郊祀志：木寓龍。史記封禪書作木禺龍。偶字一作寓。唐以來謂爲寓車寓馬。

脩治學官

學官師古注謂庠序之舍也。壽昌案賈誼傳曰及太子少長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師古曰官謂官舍。故漢制凡經學詔行者謂立於學官。言以所治經立之於學舍也。此官字本不誤。今殿本攷證云。案學宮應作學官。漢書各傳皆然。諸本竝誤耳。今此本獨正作官不作宮。此毛氏汲古本之可貴也。又案官作官舍解。不自漢書始。已詳注鮑宣傳中。又案董仲舒傳云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是漢學校之立官肇自仲舒。實京師學校也。若郡縣之立學官則始自文翁。見文翁傳。遣吏鹽治視。

壽昌案吏醫是吏以醫服役於官中者。若周禮醫師今世官醫生之類。漢少府屬官有太醫令丞。無員多至數十人。此吏醫視令丞尤卑也。又案張禹傳侍醫視疾。師古曰侍醫者侍天子之醫。則吏醫是在官之醫也。視字屬醫言。則此云治視者亦令醫治而先視其疾也。卒本諸生。

觀前引孝經數語。知非諸生不能。因不能自達於太守。故代門卒之役也。延壽遂待用之。

遂待用之。言禮待而錄用之也。開閣延見內酒肉。

當閉閣思過時必減膳蔬食。至是開閣始內酒肉也。內當讀如納。

廩犧官錢。

漢內史屬官有廩犧令丞尉。後屬司農。六典曰。廩犧令掌薦犧牲及粢盛之事。丞爲之貳。凡三祀之牲。牢各有名數。

事卽有業。

壽昌案。孟子有業。屢於牖上。趙注。凡所功治者曰業。事物已爲而未成亦曰業。吳王濞傳。高祖召濞相之。悔業已拜之。注已然曰業。又淮南憲王傳。大王緒欲救世。顏注曰。緒業也。一曰始爲端緒。是業與緒互相訓也。此言事已然端緒也。

願得壹切。

猶言大概也。如注作權時也。非。

然敝本治春秋。呂經術自輔。

案敝之治春秋。左氏學也。故前封事所引公子季友晉趙衰齊田完等事。皆與左傳合。

冬月已盡延命乎。

壽昌案。敝謂舜所恃冬月未盡。數日至春則不行刑。今冬月已盡。舜果得延命乎。自翽五日。京兆之尙有權。卽以轉詰絮舜也。顏注失語氣。

天子薄其罪。欲令敞自得便利。

自得便利。顏注從輕法以免也。蓋敞本罪爲絮舜事。賊殺不辜。當從重比。此坐楊惲事。僅免爲庶人。猶今官吏被訟。逮主法者輕之。令自認輕罪一件。得薄罪以免也。

縱跡皆入王宮。

縱卽蹤。謂蹤跡也。

太原郡清。

壽昌案。北堂書鈔引典錄曰。張敞爲太原太守。有三人劫郡界。持三人以爲質。敞聞之。自往詣劫所。諭曉之曰。釋質。太守釋汝。乃解印綬以示之。曰。大夫不敢欺。願釋質自首。遂解縱之。遂自劾。詔復其冠履如故。

敞孫竦。

竦字伯松。至當陽太守。事王莽。封淑德侯。竦從兄紹爲安衆侯。劉崇相。從崇起義。誅莽。兵敗死之。實敞孫也。宜附傳末。

於是出坐廷上。取不孝子縣磔著樹。使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

案此正月事也。漢制春不行刑。此卽時磔殺者。以非常逆惡不能緩至冬。卽今律之決不待時也。磔。顏謂張其尸也。見景帝本紀注。此旣懸張其尸著樹上。是已殺矣。下云使吏射之。射其尸使爲菹醢也。當

云張弓射之殺字疑衍。

從上行幸雍過虢尊供張如法而辦。

顏注曰尊雖行美陽令而就虢供張也。劉敞曰自長安上雍不過虢過美陽虢字是史氏誤。齊召南曰顧炎武亦駁此文云今鳳翔縣古之雍城而虢在陝幸雍何以得過虢當是過美陽之誤。案敞及炎武竝疑虢地在陝幸雍不當東行而不知右扶風自有虢縣也。據地志雍虢美陽三縣竝屬右扶風虢縣故城在今鳳翔府城南三十五里雍縣卽在鳳翔府治帝西幸雍必過虢道理甚明何乃疑周之虢國東在宏農者乎。夫漢時於周虢國地置陝縣屬宏農郡固不云虢縣也。本文不誤壽昌案齊氏駁劉顧兩家說以明史氏之說非誤至詳且確攷宏農郡置自元鼎四年陝縣自亦同時置也何氏焯獨主劉說謂尊已轉守槐里不爲令壽昌攷本傳云遷虢令轉守槐里兼行美陽縣事是槐里爲轉守美陽爲兼行則仍是實任虢縣未他徙矣。班史不誤顏注亦明尙何致疑之有。

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賢。

後世謂無才者爲不中用始此。

太后徵史奏尊

案太后卽宣帝之健仔公孫氏也東平王卽思王宇當元帝時。

御史大夫張譚。

張譚字仲叔琅邪人。

衡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

案賞浩賞也。

拜故宏農太守傅剛爲校尉。

據後公乘與上書知爲步兵校尉。

尊出行縣。男子郭賜自言尊。

顏注曰。有冤事自言。而與許仲相訟也。本傳下云。許仲家十餘人共殺賜兄賞。公歸舍。顏注。公然而歸。無所畏避。下又云。吏不敢捕。尊行縣還。上奏曰。彊不陵弱。各得其所。寬大之政行。和平之氣通。壽昌案。此段正文與注俱有可疑。傳云。郭賜自言尊。未云所言何事。顏乃遽定與許仲相訟何也。竊意所云自言尊。卽言下許仲家殺賜兄賞。公歸舍之事。此句須貫至公歸舍止方合。至吏不敢捕。尊還上奏數語。尤可疑。許仲殺人。吏不敢捕。彊陵弱極矣。何反云彊不陵弱乎。郭賜兄賞被殺。京兆尹不能治。尙云各得其所乎。下忽接寬大和平兩語作結。無首尾。無歸宿。恐此事與奏皆有脫文。此或班氏節刪馮商所作傳之失也。

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

我君猶言我家君。易。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十二歲小女子哀迫急呼。死不擇音。照莊子作本音訓。王章

女於父則君之。鼂錯父於子則公之。皆急時也。